

挽香

作者：楼雨晴

---

朱玄隶生性狂狷潇洒，温柔多情，是皇上最疼宠的小王爷。一夜销魂之后，竟被楚楚可怜的宋香漓勾动了心弦。对宋香漓而言，那一夜只不过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他俊朗清秀的笑靥，却在她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没想到再次相逢，她已成了丞相之女，偏偏又遇上了这个爱捉弄人的小王爷。他仿佛是老天爷派来与她作对似的，天天找她麻烦就算了，还将她推下水去！不过他倒是乐在其中，谁教她连生气的模样都让他又爱又怜呢？

---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后记

---

父王、娘亲金安：

日前，皇叔交予孩儿要务，命孩儿前往江南，孩儿食君俸禄，自当鞠躬尽瘁，为君解劳，况乎，江南多佳丽，孩儿神往已久，故，请双亲勿以孩儿为念。

不孝儿玄隶 叩上

看完信，临威老王爷夫妇对望一眼，不禁苦笑。

哪儿有女人就往哪儿钻，说到底，还是美人最具吸引力。什么食君俸禄，为君解劳，说得可好听了，结果呢？没三两句话就原形毕露，这玄隶究竟要到几时才能收敛浪荡不羁的风流性子，定下心来娶个贤淑妻室，生个粉嫩稚子，让二老过过含饴弄孙的乐趣呢？

怕是遥遥无期吧？

老王爷夫妇再度相视，相继叹息。

天色已然暗沈，一名女子行色匆匆，细碎的步伐随著时间的流逝不断加快。

弯进一条狭巷，直走到尽头，眼前所见，有别于街市的繁嚣，只是几间老旧的竹舍。

轻推开咿呀作响的木门，没有意外，她看到了聚精会神，埋首于书堆中的男子。

她温柔地一笑，放轻了动作，在不惊扰他的情况下，将手中油纸包内的食物打理妥当。

“饿了吧？铭诚，休息一下，吃饱再看。”

萧铭诚这才抬起头来。“香漓，你几时来的？”

“好一会儿了，你都无视于人家的存在，分明是不把我放心上……”说到最后，那模样愈是哀怨。

萧铭诚一听可急了，想解释些什么，可愈是心急，愈是语无伦次。“不是这样，我心里一直只有你，真的！我刚才是因为……我太专心了，所以……所以……”

香漓见著他这手足无措的窘状，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逗你的啦，瞧你，急得冷汗都冒出来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才没那个胆子辜负我呢！”宋香漓娇俏地回道。

萧铭诚松了口气。“你能明白我的心就好了。”

他们的命运相似，打小就没了双亲，孤苦无依的两人一路相互扶持下来，也奠定下了难以磨灭的患难真情，他早打定了主意要娶她，只待日后功成名就，再以八人大轿风光地迎她过门。

“别说这些了，饭菜都凉了，你快吃一吃，我还得赶回怡春院做事。”

此话一出，他脸上的光彩黯了下来。

“让你受委屈了，都怪我没用……”他若能争气些，香漓也不至于为了两人的生计在烟花之地谋生，虽然只是送送茶水的打杂工作，然而一名清丽不俗的大姑娘处在花街柳巷，怎可能不受调戏与经侮？

香漓善解人意，怕他难过，受了委屈也从不抱怨，但他却不至于单纯到什么事都不晓得。

“铭诚！别这么说，在这世上，我就只剩下你了，不为你为谁呢？只要你肯求上进，就算对得起我了。”知晓他有一腔鸿鹄之志，不甘屈于人下庸碌一生，她只能竭力成全他。

“可……可是，考期快到了……”

“那很好啊！”他等的不就是这一天？

香漓看向他为难的表情，问：“你难道没信心？”

“不，我当然有，可是……进京的盘缠……”他一贫如洗，连三餐都成问题了，哪筹得出路费？

香漓闻言拧起眉。她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此去京城，少说也要三、五十两，他们哪有这么多钱？

萧铭诚见她这苦恼的模样，内心沮丧极了。“难怪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看还是算了，免得再拖累你……”

“那怎么成！”她惊喊。“寒窗苦读了十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扬眉吐气，就这么放弃了，你能甘心吗？”

他不甘心！但，又能如何？时势比人强啊！

“你只管专心准备应考，盘缠的事就交给我，我会有办法的。”

“是……是吗？”家中环境如何，他会不清楚吗？香漓一介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

也许真的可以吧！香漓是这般聪慧的女孩，说不定，她真办得到。

萧铭诚试著安慰自己。

然而，饶是再聪慧的女子，要在数日间筹出为数不少的银两，谈何容易？

香漓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走在回怡春院的路上。

在萧铭诚面前说得笃定，但事实上，她根本一点头绪都没有，若向人借贷一途行得通，她会毫不犹豫地放下自身的尊严，成全萧铭诚的功名路，可世态的炎凉她早已看透，人穷难攀亲的道理没人比她更能深刻体会。

想著想著，她已踏入暗巷，她一向都是由后门进入怡春院。

入了夜的怡春院热闹非凡，门庭若市，相较之下，僻静的幽巷就更显清冷了。香漓踩著无意识的步伐往前走，忽地，两道火热交缠的身形跳入眼帘，令人脸红心跳的画面教她杵在原地，登时不知该继续往前走抑或避开这尴尬的场面。

男子近乎狂浪地吻著怀抱中化为一摊春水的娇媚女郎，也不管地点是否合适，放肆的大手探入女郎若隐若现的襟口，覆上一方酥胸，恣情拈玉尝欢……

老天！这名男子未免狂放了些，教香漓这未解人事的大女孩看得红潮满面。

“朱公子……”酥软的娇叫出自女郎之口。“你明天还来吗？”

“或许。”他不置可否，在嫩得几可滴出水来的香肩酥吻。

“翠翠……等你……”

“等我？若是我不来呢？”他漫不经心地轻应，无法满足现状地拉下薄衫，更为肆意地纵情索欢。

“我会一直等下去。”

“哦？为什么？”

“翠翠……爱你……”这般俊伟超拔的男子，谁能不爱呢？

闻言，他止住动作，抬起眼。“爱我？”

“是……是的。”她醉眼迷蒙，眸中尚有未褪的氤氲情欲。

“所以？”

“公子应是喜爱翠翠的吧？”这些日子，他每每光临怡春院，总是在她的床上度过漫漫春宵，可羡慕了怡春院的众姊妹。

这位来自京城的富贵公子爷一看便知出身不凡，若能拴住他的心，即使是一名小小的侍妾也足以一辈子不愁吃穿，怎么样都好过在妓院中送往迎来的日子。

除此之外，他狂狷潇洒、温柔多情的风采，也彻底教她迷恋。思及两人多回的云雨狂欢，芙蓉颊上不禁又流一抹嫣红。

“那又如何？”他的声音淡得听不出情绪。

“让翠翠跟在你身边，服侍你一辈子吧！”她轻轻道出了冀求，也认定了他必会欣然允诺

……

“想听听我的回答？”俯近她耳畔，依旧温如醇酒的迷人嗓音轻吐气息，一瞬间眩惑了她沈沦的心。

“我们到此为止，翠翠姑娘。”拉回她半褪的薄衫，他如谦谦君子，优雅地退开。

“你……”怎会？她不敢相信，他竟会用这般温存醉人的嗓音说出决绝之语。

震惊到说不出话来的翠翠，只能结巴著道：“我……我以为……”

“以为你是特别的？”他微笑。跟过他的女人，没有一个不这么认为，如果她们能够看清事实，就会发现，对他而言，没有一个女人是特别的，喜爱女人是他的天性，尤其是美丽的的女人，若真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喜爱的时间长短。

她们总妄想抓牢他，却总是忽略了一点，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拘束。

“没有人能留得住我，包括你。”他低声宣告。

她愕然仰首，望进他不带着恋的幽瞳，这才发现，她错得有多么离谱！她怎会以为，这男人对她有一丝情感呢？

“就……就这么结束了吗？”笑著自己的天真，感伤著一段艳情的消逝，她难舍地问。

毕竟，她是真的动了心。

他没正面回答，将一张为数不少的银票放入她手中。“感谢你这段日子的陪伴。”

心知再也挽不回他，她仰起依恋的眸子。“可以给个道别吻吗？”

身为欢场女子，她懂得好聚好散的道理。

“那有什么问题。”他俯下头，给了她一记销魂入骨的缠绵之吻。

呵，好个残酷的温柔。

她想，她会永远记住这个男人的 这个多情，却也比谁都无情的男人……

待翠翠走远，他闲适地环胸，状似不经意的目光往暗处一瞥。“看够了吗？小姑娘。”

香漓一凜，僵直身躯。

她以为她隐藏得很好，没想到……

他、他、他……居然知道？却还能够旁若无人地……做那种事……

朱玄隶没让她有逃离的机会，惊如翩鸿的身形一晃，攫住她仓皇的娇弱身躯。

四目相接的刹那，两人不禁同时在心头惊叹

好俊帅的公子！

好清丽的佳人！

“怎么？有胆子偷窥，却没勇气面对我？”他噙起挑弄的笑。

“谁……谁偷窥你了！”虽有些慌，但她还是深吸了口气，无惧地迎视他。“你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难道不觉得羞耻？”

“伤风败俗？”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言论，他低低笑出声来。“男人若不‘伤风败俗’，人类早绝种了，你还能正气凛然地站在这里对我说教吗？清纯的小姑娘！”

“你、你……”他居然还面不改色，简直……简直……

“我如何？”她恼红的娇颜说有多可爱就有多可爱，他忍不住加深了逗弄她的兴致。“想到了什么画面？脸这么红！”

突然俯近的俊颜，教她不自觉呼吸一窒！

“你 这人怎么这样……”恁地轻狂！

“怎样？”他又贴近数寸，温热的气息在她耳畔吐纳轻回。

“刚才还和别人火热激缠，一转眼，却又可以若无其事地调戏我，将另一个才刚为你碎了心的女人抛诸脑后……你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风流多情。”他答得好大方，浑然不知羞愧二字怎生书。

好让人吐血的回答！“你把女人当什么了？没有真心为什么要去招惹人家？毕竟她是真的喜欢你。”

“或许。”他缓慢道。“但她更喜欢我的名利身分。”

她微愕地看他。

“天真的小女孩，在替人打抱不平之前，请先弄清楚状况。欢场女子无真爱，到此寻欢的男人，自然地不是为爱而来，相较于‘爱’这个虚幻的字眼，财富便实际多了，女人原始的本钱是她的最佳利器，她深谙这个道理，并且也善加利用，说穿了，这只是一则交易，当曲终人散之际，谁也不欠谁。”

一番言论入耳，她微微恍惚。“钱财真有这么重要？”重要到不惜将尊严傲骨弃之于地，任人践踏？

“对许多人而言，是的。”沉默了一会儿，朱玄隶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他发什么神经，跟她解释这么多。

“至于调戏你嘛”深亮的黑眸闪过一抹戏谑。“我不否认。”

他的唇瓣刷过她小巧圆润的耳垂，她一颤，这才开始想到要害怕。

“你——你想干什么？”她整个人全被困在他与墙垣之间，暧昧的气氛在两人之间流窜。

“一个视上妓院如家常便饭的人，遇上了娇滴滴的小姑娘，你说他有可能做什么？”

香漓一听，心跳都快吓停了。“你别乱来！我……我……”

“你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吗？真是太好了”

“你敢！我会以命相拚！以保有我的清白！”她怒斥，小脸正气凛然。

“以命相拚？这太严重了吧？”他眨眨眼，一脸无害地道。

他将手伸向她，她想也没想地便放声尖叫：“救——”

“老天，我被你震聋了！”他用甩头，耳际犹嗡嗡作响，不敢置信地看著她。“见识过女人各种‘叫声’，就属你最特别，我什么都还没做，你就这么给面子，叫得惊天地，泣鬼神。”

这家伙说的是什么浑帐话？！

“你下流！”

“可是，我只是想帮你把它抓下来而已，还是很下流吗？”他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由她肩头捏来一只小毛虫，献宝似地故意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弄得她的脸色又青又白。

他笑得肠子都快打结了。

“既然你不喜欢我多管闲事，那就算了。”他作势要“物归原主”，吓得香漓差点喊爹叫娘。

“拿……拿走！”她怕死那只恶心的东西了。

“我不下流了？”他将小虫子又移近她寸许，等待她好好“考虑”清楚。

该死的臭男人！

香漓暗骂在心底，勉强挤出僵硬的笑容。“小女子失言，请公子见谅。”

“好。”他很大方地接受了她的道歉。“那——它还给你。”

混帐！他根本是故意的！

她尖叫失声，本能地往后仰，后脑勺就这么“壮烈”地吻上墙壁，疼得她险些泪洒当场！

若不是定力太好，朱玄隶铁定会当场笑瘫在地上！

“滚开！可恶的你，可恶的臭虫！”呜……她招谁惹谁了？居然碰上这个王八蛋！

朱玄隶也很明白适可而止的道理，在她翻脸前退开数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请。”

香漓怀疑地看了他一眼。这家伙有这么好心？

这什么表情？朱玄隶十分不爽，将那只“劳苦功高”的小虫子随意一丢，刚好就“很不小心”地“光临”了宋大姑娘的酥胸

“啊——”一声上达天听的尖喊响起，香漓完全不顾形象地又跳又拍，直到小虫子“寿终正寝”，她犹心有余悸。

“好了、好了，不要再拍了，已经是‘人间悲剧’了，再拍下去，真的就‘天下太平’了。”某人犹说风凉话。

可恶！这缺德鬼！

香漓咬牙切齿，一肚子咒骂不知该由哪一句开始，最后她选择了“无言的抗议”，懊恼地

拂袖而去 实在是看准了再多待一刻，她准会呕血身亡。

好有趣的小姑娘。

好久没看到这般率直、不娇柔造作的女孩了。

朱玄隶望著她远去的背影，不知不觉中，一抹淡淡的笑意爬上唇角，久久不散。

可恶、欠揍、该痛殴一万次的混蛋！

香漓在心中第无数次痛骂。

要不是他，她怎会来迟了？还好红姨大量，没和她计较，否则，他们这梁子可结大了！

稍稍平静下来，几乎被遗忘的烦恼又缠上心头。

铭诚赴京赶考的路费……唉，该如何是好？

“香漓，发什么呆！还不快把这些酒菜送到春桃房里去” 一声催促灌入耳中。

“噢，就来了！”她赶忙应声，匆匆端起备好的酒菜上楼。

莺声燕语、放浪轻佻的画面，她早已能够视而不见；不带任何表情地上了酒菜，她转身就要离去。

“噢，这大美人是新来的吗？以前可没见过。”猥琐的男人眼尖地瞥见她清丽不俗的容颜，立时露出见猎心喜的涎笑，反手拉住她。

“放开我！”香漓不安地想抽回手，却是徒劳。

啧、啧！光是摸这比豆腐还嫩的手腕，他就几乎要把持不住了，更别提摸遍她全身，会是怎生地销魂蚀骨……

“大美人，买你一晚要多少价码？大爷我别的没有，就钱多得是。”

“请你放尊重点！”她恼红了脸，用力将手抽回。

“我说贾大爷，人家可是守身如玉的贞节圣女，你有钱还买不到呢！”春桃一双藕臂缠了上来，娇躯软软地贴上。“你就别为难人家了，这种小家碧玉，满足不了您的，还是让春桃来侍候您吧！”

“是吗？”被浇了头冷水，贾大爷兴致缺缺地松了手。“好吧！”

“死丫头，还不快走！”春桃不悦地瞪了眼杵在一旁的香漓。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只要这丫头一出现，就算是前一刻才对她说着甜言蜜语的男人，魂儿也会全往她身上飘，比起打滚风尘，世故俗媚的自己，清新灵秀的香漓的确更具蛊惑男人的条件，老是被人给比了下去，也难怪她要不再痛快了。

看著媚态尽展，全心迎合著恩客的春桃，香漓的心像是被什么给触动，脑海同时浮现前不久暗巷中的那一幕

那名女子，同样也是竭力取悦著另一个男人，用著同样的心思……

她无声地退出房外，心思纷纷乱乱。

女人原始的本钱是她的最佳利器，她深谙这则道理，并且善加利用……

那名男子的话在她脑中回绕，她不断自问：值得吗？为了钱，出卖了自身的尊严、骄傲？值得吗？

“怎么了，香漓？喊你好几声了。”一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不知何时来到了她面前。

“红姨。”她轻唤。

这间怡春院便是她开的。红姨年轻时，也是美人一个，据说因为遇人不淑，所托非人，以至于毁了前半生，然而难得的是，红姨是烟花界中少数几个真良心的人之一，否则，以香漓清雅脱俗的姿容，换作其他人，早趁火打劫，想尽办法逼良为娼了。

“又被欺侮了，是不是？”红姨了然地问。

香漓抬起头，不知如何回答。

对于她的情况，红姨多少也明白，为了她那个青梅竹马的情人，这年轻纯情的女孩是什么苦都愿意吃的。

坦白说，香漓并不适合这个地方，她的娇美是众人有目共睹的，坚持出污泥而不染，麻烦只会一天比一天多，日子更加难挨。

“红姨，”她幽幽低低地问。“你当初为什么会走入这一途呢？”

“还不是为了过活，现实是很残酷的。”

“为了过活？”她一字字咀嚼。

“是啊！咱们女人，就只剩这点能占优势了，有时，女人原始的本钱是很好用的，否则，你以为谁愿意糟蹋自己？”

女人原始的本钱是很好用的……

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听到这句话。

是吗？女人原始的本钱……

不！她在想什么？她居然想

从前，她不是最不齿这种自甘堕落的行为吗？一个女人，若走到人尽可夫的地步，岂不悲哀？

但是，除此之外，她还有办法可想吗？她一无所有，唯一仅剩的，也只有这个了……

十年的寒窗苦读，眼看著将出人头地，她怎忍心让他含恨抱憾？再怎么样，她都要成全他，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她义无反顾！

打定了主意，她带著破釜沈舟的决心，抑下不断涌起的羞愧感，毅然决然地道：“红姨，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

这么做，竟是对是错，她已无力分辨，在红姨微带怜惜的眼神中，事情成了定局。

是几许的同病相怜吧！在香润身上，她仿佛看到了当年因环境而被逼上了绝路的自己。

“你放心，我会为你挑个好对象，不会白白糟蹋了你。”她记得，红姨是这么对她说的。

她苦涩地一笑。早在她点头的那一刻，她便已糟蹋了自己。

就在今夜——她选择了出卖自己，白玉染瑕……

掏空了灵魂，让自己麻木得不带任何知觉，她才有勇气跟在红姨身后，否则，她便会先让潮涌的悲辱刺得鲜血淋漓。

停在房门前，红姨转头问她：“你真的决定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香漓摇摇头。

就当是一场噩梦吧，醒来之后，她会将它全部忘掉，不再去碰触这不堪回首的一夜。

举起沉重艰钜的步伐，趁决心尚未消退前，她不容自己后悔，毅然推开了房门。

面窗而立的男子正执杯啜饮，晕黄的灯火下，她看不清他的容貌，由他颀长卓然的身形看来，隐约可知他应是年纪极为年轻，并且雍容风雅。

红姨说，不会让她太委屈，指的就是这个吗？

她该觉得庆幸，该感恩，毕竟，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至于让她太过恶心难受……可是，为什么泛满心胸的，却是浓得化不开的悲涩？

房门开了又关，他不至于全无所觉，习惯了风尘女子的妖娆媚态，他以为她会主动黏上来，没想到，她却文风不动，兀自沉默。

这倒有趣了，难不成她以为当个木头，就能拴住恩客的心？还是她在期待他饥渴地扑上去？

似笑非笑的勾起唇色，他侧过身来，对视的刹那，两人同时一惊！

“是你！”

“是你！”

居然是他！那个被她诅咒得体无完肤的轻薄狂徒！

朱玄隶皱起眉。“你没走错地方？”

怎会？这么一个清新俏丽的姑娘……

他惊讶的表情刺伤了她敏感脆弱的自尊，她几乎要无地自容，只想夺门而出！

朱玄隶审视著她脸上每一寸情绪，看来是没错了。

是他看走眼了吗？他以为，她该是洁身自爱的好姑娘……

“也许你并不乐意看到我，那么……”是的，她退缩了，在那样的注视下，她只觉得羞愧难当。

“站住！”她想走？然后去伺候其他男人？

休想！她是他的，至少今晚是！

“既然生张熟魏都无妨，那么你有什么理由拒绝我？”

香漓轻咬下唇，忍下他言语上的轻侮。

说不出打何处而来的情绪，朱玄隶莫名地感到生气。“还不过来替我宽衣！”

这不算什么。香漓告诉自己，在决心放下尊严时，她便预料到了可能面对的羞辱，唯一没料到的是，必须面对之人是他……

他的轻视，让她比面对任何人都要难受。

垂下眼睑，逼回欲夺眶的泪，她忍气吞声的依言上前，伸出微颤的小手为他宽衣解带。

朱玄隶沉默不语，看著她动作僵硬地解著他襟前的盘扣，愈是心慌就愈是笨拙，咬紧的唇瓣陷入贝齿印

“够了。”这股异样的情潮来得突然，他于心不忍地抓住胸前那双素白的柔荑，灼灼烈吻印了上去。

他渴望她，渴望著这名一嗔一喜皆眩惑著他的女子。

藉由这股渴望，竟延伸出一股怜惜，不是以往对美好事物的喜爱，而是一种单纯直接的心灵反应。

香漓没料到他会有这么措手不及的举动，一时之间毫无心理准备，僵直了身躯，陌生的进犯挑起了她强抑的羞耻感。

真的就这样轻率地葬送掉自己的贞操，任人随意毁去她坚守了十七年的清白身子？

她在心中问著自己，满心矛盾。

抬起眼，迎视近在咫尺的出色俊颜，她心中有了决定。

就是他了，至少，他们曾有过一面之缘，不算是“陌生人”，将清白交给他，多少冲淡了些许作践自己的难堪。

因为是他，摆荡的心，首次安稳下来。

也因为是他，一切变得不再是那么难以忍受。

察觉到她的僵硬，他微微松手。“你想清楚了？不会后悔吗？”

在妓院说这种话，多令人发噱！若在从前，他会先大笑三声再说，真不晓得自己是发哪门子的疯，居然不愿在没得到她确切的意愿之前碰她。

没想到他朱玄隶也有当君子的潜质，他爹娘要是知道，铁定会痛哭流涕，欣慰地杀鸡宰羊来谢神。

“是的。”香漓坚定地将头一点，主动亲吻他刚毅而线条完美的下颚，以示决“噢”他哼吟了一声。“你在玩火！”

他朱玄隶的道德良知向来就少得可怜，何况是美人主动投怀送抱，他要是再拒绝，“风流情圣”的封号岂不让人给丢到脚底下去踩了？

于是，他大大方方地搂住她，攫取教他一晚心神荡漾的娇嫩红菱，以著狂妄的霸气掠夺她唇腔内每一寸甜美香津，任感官上的战栗激情席卷彼此。

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般渴望一个女人的一天，柔嫩湿热的丁香小舌，挑起了他前所未有的欢愉快慰，仅仅是两瓣柔唇，便已教他疯狂得几乎把持不住自己……

老天！他真不敢想像，在脂粉堆中打滚了多年，他竟还会像个初尝情欲的小伙子般狂热冲动，这名小女子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唯一仅剩的一丝理智，使他留意到香漓的紧绷，他努力压下奔腾的强烈欲求，修长优雅的大手柔柔地拍抚她僵直的背脊。“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

低抑柔暖的音律，如一道春风拂掠，莫名地，竟令她感到安心。

很难说出是何感觉，她就是相信他的每一句话。

“放轻松点，你的表现让我觉得你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他低低轻笑。

是经验不足吧？怀中的小女人不若一般风尘女子，反而青涩得像个处子似的。

“来，喝点酒会好些。”以比醇酒更为醉人的嗓音轻哄著，他一口饮尽杯中琼浆，而后覆上她微愕的朱唇，与她共享甜美酒香。

“你咳、咳！”不曾与人有过如此亲密的共享，热辣的酒液灌入唇腔，再滑入喉间，她是迷乱无措多过浓酒的呛辣。

原来，男人与女人也能这般亲昵

嫣颊略有酡红，醺然若醉的迷蒙眼瞳，分不清是酒气所致，抑或其他。

“你看起来好多了。”幽邃的黑眸圈锁住她娇媚乍现的风韵，捧住脸蛋的大手往下移，覆上纤白凝脂的玉颈，再往下移，顺势褪落薄如蝉翼的雪纱，露出浑圆香肩，温热的唇随之俯

下，随著大手游走之处，一一在雪颈、纤肩印下细碎的吻。

是醉了吧？她觉得身体好热，那双大手所到之处，有如簇簇火苗燃烧，与他相触的肌肤，除了几欲燃烧的火热，倘有一股她所陌生的迷醉欢愉，她不由得闭上眼，无助地任他为所欲为。

朱玄隶圈揽住她不盈一握的纤腰，将她放入暖被上，性感而温热的身躯随之降下，半舔半咬地合住她小巧细嫩的耳垂。“名字呢？你的名字？”

他可不想和一个连名字都不晓得的女人欢爱，那太荒唐。

虽然，知道了名字也不代表就不荒唐，但是比起“极度荒唐”，他还是“有点荒唐”的好，老娘骂人的时候，他才好理直气壮。

“凝香。”她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我叫凝香。”

“凝、香”他玩味著，大手攫住她一方浑圆白玉，在她的抽气声中，勾起一抹笑。

“好名字。”

罗衣已然半褪，兜衣下掩不住无尽春光，他注视著眼前魅惑人心的横陈玉体，深邃的眼瞳染上氤氲的情欲，他两指轻按酥胸下那抹撩人遐思的嫣红，轻揉慢捻，感受著它在他掌下战悸的回应。

一阵酥麻感抓住了四肢百骸，香漓不由得娇叫出声，浑身著了火般的滚烫起来。

朱玄隶注视著她的反应，满意地扬起笑，手指往下探，寻著了神秘的幽谷，旋即狂肆地挑弄起来。

“你”香漓倒抽了口气，他怎么可以……这么碰触她！

不知是羞人还是其他，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陌生而玄妙的快感，教她连拒绝都办不到。

当他揉压住敏感珠蕊时，泉涌的蜜液作出了对他的回应，他不再迟疑，长指一举探入刹那间，他僵住动作，狂奔的欲火止了延烧速度，他惊诧地抬眼看她。“你是处女？！”不会错的！他所碰触到的阻碍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没料到他会有此一问，香漓无言以对。

“你的要求是什么？”他警戒地问。

没错，他是游戏人间，他是放荡不羁，但什么女人能碰，什么女人不能碰，他向来很懂得节制，不沾惹良家妇女是他的原则，“负责”二字，他光想便冒上一把冷汗，若眼下的女子图的也是这两个字，他宁可此刻欲火焚身至死，也不愿住后的日子苦受约束，牺牲掉大好的自由。

他问得太直接，香漓反而不知如何回应。

见她难以敌齿的模样，已然沸腾的欲火更是熄了大半。“说啊，你到底要什么？”

压下羞愧，她对上他的眼，坦然直言。“五十两。”

“就这样？”朱玄隶难掩讶异。

她难道不晓得，女人的初夜是很值钱的，尤其是她这样一名清华韵致的女子，她就是要求五百两，他都觉得委屈了她。

“是这样。”她坚定地回应。

“没有其他的了吗？”他接著道。“你应得的不只如此。”

“或许。”她学著他几日前的口吻回道。“但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喜欢你的名利与身分。”

她可以索求更多，让自己衣食无虞，但她不会这么做。走上这条路，她别无选择，但她不容许连最后一丝尊严都丧失，若真这么做，那么她今日卖的，不仅仅是肉体，她连灵魂都出卖了！

不，这点基本的傲骨，她宋香漓还有，就算会饿死，她也不容许这么作践自己，今日的一切，单单是为了萧铭诚，若往后他无法谅解，她也认了，只求问心无愧。

本以为，这般不驯的回答，定会惹恼他，然而，他的反应永远是这么出人意表

他爽朗笑出声来。“好吧，就五十两。”

这女人够特别，再说下去，连他都要觉得侮辱了她。

她让他觉得有股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明明是狎妓，他却无法用狎妓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呵！多么怪异的感觉。

从十七岁初尝人事至今，身边的女人来来去去不知凡几，就属她最耐人寻味，他想，今晚，他绝对会有个最难忘的回忆。

带著少有的呵怜，他温柔地吻上她的唇，接续未了的情潮激荡。

“如果你后悔了，随时可以喊停。”拂去淡粉色的肚兜，他无比珍爱地沿著她白玉无瑕的胸形轻画，蜿蜒而上，捻住冷风中轻颤的红梅，以拇指柔柔地抚掌。

香漓轻抽了口气，阵阵酥麻感泛延至周身每一道敏感肌肤，不熟悉的渴求由下腹燃起，奔窜成羞人难抑的热流，沁热了一方幽密。

她的反应，已然鼓舞了他，有如燎原烈火般烧窜的欲望，几乎快克制不住，可他依然强自抑下，耐心地探掘她身体每一处敏感地带，只想带给她更多的欢愉。

爱液滋润了柔嫩，他长指小心探入，在她体内勾动惊涛裂岸的激情狂潮，一道道有力的抽动，给了她不可思议的欢愉。

香漓意识迷乱，只能顺著身体的本能走，她发觉，自己居然不知羞地将身体弓向他，乞求更真实的爱怜

沁出薄汗的香躯布满红潮，是那么的诱人，看得他血气翻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迅速除去身上的束缚，再一次覆上柔软温香，分开她的双腿，同时不忘轻声道：“刚开始会有点痛，你忍著点。”

不等地回应，乘著她犹处于迷醉欢愉的当口，他万般温柔地将火热的欲望推入她紧窒的内穴，本想藉由未退的欢爱韵致冲淡应有的疼楚，然而，她仍是免不了感受到撕扯的痛！

“啊——”她不由自主地尖叫，想退缩，朱玄隶未加迟疑，一鼓作气冲破两人之间的阻碍，直达深处与她紧密结合。

“你骗我！”她痛得泪都掉出来了。什么“有点痛”，根本就是痛毙了！

朱玄隶哑然失笑。

都这时候了，她居然还有心情抱怨。

“乖，不哭，我会补偿。”他柔声轻哄。

“不要！”她没想到会这么难受，再让他“补偿”下去，她小命还保得住吗？

“你放心，接下来绝对不会有不适，我要是骗你，就罚我这辈子再也不玩女人，好不好。”

“不好。”他玩不玩女人干她什么事，她只想摆脱这股难忍的疼楚。

“对我有点信心。”他开始极小心地律动，企图在那片温润柔嫩的弹性包围下，擦出两情欢爱的共鸣。

香漓瞪大眼，对自己体内的反应感到不可思议。

疼痛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刺激，像是满足，又像是空虚，每当他退开，总让她感觉失落，然后激起更强烈的渴求：每当他盈满她，便让她感觉充实且欢愉，在周而复始的韵律中，原始的感官知觉也随之激昂飞扬。

原来，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也能这般奇妙而充满喜悦……

朱玄隶引导著她将白嫩修长的玉腿环上他的腰际，以便承受他更深沉猛烈的冲刺，不曾移开目光瞬视著她迷乱的小脸。粗喘著低问：“这样可以吗？”

毕竟是初尝云雨，他若过于狂放，仍是忧心娇弱的她受不住。

香漓轻轻浅浅的娇喘，不由自主地迎向他，承接他狂热的情潮，像是乞怜他所给予的欢泽。

她情难自己的反应，已给了他答案。

朱玄隶如她所愿，道道充实有力的冲刺，将彼此推入喜悦的高峰。

承受不住愈撩愈高的欢愉，香漓喊叫出声。他立即俯下头，收纳她所有愉悦的呼喊，将最后的高潮送入她体内

激情渐歇，欢爱的余韵仍在体内浅浅低回

娇容晕赧的香漓已倦极而眠，蜷睡在他臂弯的安适姿态，像只慵懒的猫咪，在主人怀中，什么都不需惊怕。

这样的想法，让朱玄隶不禁微感讶然。

她什么时候变成他的所有物了？这只是单单纯纯的一夜姻缘不是吗？以往，这样的露水欢泽，他有太多，从没有一次眷恋过，为何这次……

他竟想抓牢她，不让她由他手心溜走。

是因为她的奇特吧？

他有了决定。

明日，该和她好好谈谈了。他不曾挽留过谁，她是唯一令他留恋的女子，连他都觉得不可思议，周游于脂粉堆中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伺候男人的媚功再高超，却都不曾如

今夜这般，带给他如此难以想像的欢快与满足，而，她甚至什么都没做，只是个青涩羞怯的大女孩罢了！

他微微一笑，为她的纯真。

他想永远留住她，不为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而是他想成为她唯一的男人。

以满怀轻柔的爱怜，他亲了亲沈睡中粉嫩的脸蛋，带著少有的畅适陪著她合眼入眠。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当他再度睁开眼时，昨夜激情已随朝露散去，只留下一室空幽清寂。

她走了？不留只字片语？不带一丝留恋？

没来由的怅惘浮上心头，对她的难舍与牵念，早超出了他打算给予的。

甩开不该有的低迷心绪，起身穿衣时，他留意到身上除了五十两银子，其余分文不少，原先，他还多少存疑，以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把戏，没想到她还真如她所言，只要五十两，不多不少！

想来还有些好笑，以往，即使是软玉温香，同织鸳鸯梦的时刻，基本的警觉性，他不会降低分毫，可这小女子竟能轻而易举的撤下他的戒心，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适，甚至安适到连她几时离去的都全无所觉。

正欲离去的当口，凌乱被褥中一样小物品吸住了他的目光，他顺手拈起，发现那是一只小巧细致的香囊，散发著淡雅幽醉的清香，正如她给他的感觉。

“凝香是吗？”他寓意深远地低吟。将香囊纳入掌心。“我会找到你的。”

-----

送走了赴京赶考的萧铭诚，香漓也离开了怡春院，全心全意地守在这间老旧的木屋等著他光耀门楣，她相信，他不会让她失望的。

一切，全如她所期望的进行著，然而，为何她内心深处，还会隐隐有股失落感？

将身子浸在注满热水的木桶中，一室氤氲热气熏红了水嫩的嫣颊，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一夜

她身上每一寸细致肌肤，他全恣意地抚触过，从未与人这般亲近，她怎么也忘不掉那心旌荡漾的迷醉滋味。

如果.....如果那一夜不是他，她还会有相同的感觉吗？

这是一道永远无解的疑问。

早已做好准备，只要眼一闭，这如梦魇的一夜就过去了，没想到，事情不若她所想像的发展，她不但觉得恶心难受，甚至在这当中感受到快乐，他是那么的温存体贴，从头至尾，未将她当成宣泄兽欲的女人，反而以无比的耐心引导她，教她领会两情缱绻的美好。

也因为这样，才会令她

怀念。

是的，她怀念那一夜，怀念被他搂在怀中呵怜珍爱的感觉。

思及那一幕幕脸红心跳的云雨激缠，她不由得捧住烧红的脸蛋，埋入清水之中。

老天，她在想什么？这是不对的！在行为上，她无法选择，但是心灵上，她至少要忠于萧铭诚，她怎能连灵魂都背叛了他？

都怪那名陌生男子！他太过狂狷霸气，而萧铭诚的性子太温和，相较之下，他过于强势的作风才会令她一时迷乱。

是的，这只是一时迷乱，过一阵子就好了。

甩开脑中如魔魅般缠住她不放的形影，她信誓旦旦地说服自己。

她会与萧铭诚恩爱到老，白首不离，一定会的！

然而，她却忘了思考一点 希望愈大，失望的打击就愈痛彻心扉！

等了数月，她等到了萧铭诚的金榜题名，同时，也等到了他移情别恋，择日与恩师之女史部尚书的千金完婚的喜讯！

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重重敲上心头，她不敢相信，两小无猜，情意甚笃的萧铭诚会这么对

待她，他甚至不曾亲自见她，对她说上一声，就这么决绝地背弃了她，只留下一封可笑的书信

香漓：

当你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气愤，但是请相信我，我心中同样饱受煎熬，当情义与名利不能两全时，我只能选择割舍你，不要恨我，这一路以来，我吃了太多的苦，你该比谁都明白，那些日子，我甚至不敢去回想，面对著平步青云的机会，我如何能任它失之交臂？所以，我才会决定迎娶尚书千金，让岳丈助我在宦宦生涯无往不利，如果你真是为我好，请祝福我，好吗？

铭诚笔

香漓字字咀嚼。她何只伤心气愤，那根本是悲愤欲绝，而他居然还要她谅解他、祝福他……他难道不觉得欺人太甚？！

更可笑的是，当初她给了他五十两助他赴京，而今，他竟以一百两来求个两不相欠呵，萧铭诚，我所付出的一切，竟只换来这一百两的羞辱。

好可笑，她真的觉得好悲哀、好可笑！

她恨他！恨之欲绝！

他要恩断义绝，好，她就成全他！

咬紧牙龈，她挥笔而就

皑皑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避蹊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蕤蕤。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一首卓文君的“白头吟”，道尽了她们内心深处的悲恨。

斩断了一切，她茫茫然地仰望天际，今后她该何去何从？

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换来的，是这般不堪的待遇，她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间？这样的人，活著，又有何意义？

她什么都没有了，人生，已不再值得牵挂……

如果连相知相许十多年的人，都能在旦夕之间背弃她，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她坚持？

她已心灰意冷。

望著水光粼粼的江面，泪，突然不再流了。

她神色无比平静，幽幽闭上了眼，决绝地纵身一跃

浮浮沉沉的浪潮，将她推向茫茫未知的命运。

没死吗？

再度睁开眼，她身处于雅致的厢房，面对著两张和蔼慈祥的脸庞。

“你们”

“小姑娘，你醒啦？感觉如何？”妇人首先上前，柔婉的声音让她觉得好温暖。

“是”喉咙有些干涩，她轻咳了声，再度开口。“你们救了我？”

“来，先喝口水。”中年男子倒了杯水给她，然后才道：“是的。姑娘是失足落水，还是”

香漓别开脸，没回答。

这一问，又让她忆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如果可以，她情愿忘了它，重新开始

她一震。

重新开始？！

是啊！何不重新开始呢？为了这样一个毫无志节的男子，断送了性命不是太不值得了吗？算是上天垂怜吧，让她看清了他贪慕荣华的本性，否则，她就算得到了这个男人，也不见得是多幸运的事，何苦为他想不开？

昨日种种，已随著跳江的宋香漓葬身海底，重生过后的她，要活出全新的自己，不再为男人而伤神，她，宋香漓，将不再属于任何人。

想通了之后，她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伯父，伯母，谢谢你们救了我，两位的大恩，我会永远记住的，小女子不再叨扰了，就此拜别。”说著，她拉起被子就要起身

二老对视一眼，交换了一记有默契的眼神。

“噢，等等，小姑娘，你有地方去吗？”

她一怔，旋即道：“天地之大，岂无我一介弱女子的容身之处？”

不错，有志气！

男子眼露激赏。“如果，我们希望你留下呢？”

“我不懂。”

“是这样的，我们夫妻俩成亲多年，至今膝下犹虚，如果小姑娘不嫌弃，就让咱俩收为义女，以承欢膝下，你意下如何？”

峰回路转的发展，教香漓当场傻了眼。

“怎么，你不乐意？”

“不，不是！”怕二老误会，她急忙回道。“我……我是……”

“那不就得得了。别你你我我的，干脆点，叫声义父、义母吧！”男子豪爽地下了结论。

错愕过后，香漓仰首迎视二老慈爱的脸庞，当下不再犹豫，双膝一落地，俐落地磕了个响头。“义父、义母在上，请受女儿一拜！”

“好、好、好！老头子，我们有女儿了。”这标致的丫头，愈看她可是愈满意呢！

妇人挽起她，温柔地拍拍她的手。“来，现在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吧？”

“我原姓宋，名香漓。”她温顺地回答。

“宋、香、漓”妇人直点头。“好名字！”

“香漓呀。我都还没告诉你，为父在朝为官，今后，你可就是官家千金喽！”

官家千金

此话听进耳中，她不由得感叹世事奇妙。

萧铭诚为了官家千金而舍弃她，而今，拜他所赐，她竟也成了“官家千金”。

“你义父啊，可是朝中的一品官员，位居丞相之职，是皇上的左右手，极受皇上重用呢！”

“莫非，义父便是以仁德施政、颇受百姓爱戴的王丞相？”香漓讶异地问。

“呵呵，那是百姓们谬赞了。为父食君俸禄，自当为君分忧，体恤百姓，算不了什么的。”

瞧瞧，上天多么眷顾她，让她遇著了这么好的一对夫妇。

也许，她该感谢萧铭诚的无心插柳，让她因祸得福，拥有了一双慈悲和蔼的父母，重新拾回早已自生命中遗落的孺慕温情。

一年后

神态慵懶地躺在床上，睇视眼前妖媚的女人，他不带任何反应，近乎麻痹地任她投怀送抱，使尽勾引之能事……

他该快意疯狂地和她来场男欢女爱，但是……麻痹！是的，他觉得麻痹。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让他觉得乏味，下意识里，他总会拿她们和“她”相比，而结果是

他叹了口气。

这些虚有其表的女人，不值得他投注分毫的心神，他甚至怀疑自己从前究竟是如何忍受这些无趣的女人，甚至还乐在其中？

真正的女人，应该要像“她”

这是否就是所谓男人的劣根性？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永远令他牵念。

是这样吗？那么如果完完整整得到她，他是否就能彻底斩断所有不该产生的情绪，回到以往游戏人间的潇洒快活？

抛开混乱的思绪，他烦躁地推开黏在他身上那具丰腴惹火的女性胴体，拉拢身上的衣袖。

“你走吧！”

“什么？”女子一脸错愕。他们可……什么事都还没做耶！他这样，岂不摆明了是寻她开心？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他不耐地将一张银票往她身上丢。

女子喃喃咕哝了几声，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也没再多说什么，乖乖穿回衣服，拾起银票，无声地离开，反正她有银拿就好。

又一个没个性的女人。

朱玄隶冷眼看著，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要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如“她”这般独特而耐人寻味的女子呢？

右手下意识的抚上腰际，一只拇指般大小的精致香囊赫然出现于掌心。

其间的香气早已淡去，但他仍是无一日离身。

莫名的眷恋难以解释，要忘掉她真的好难。

“小丫头，你到底在哪里呢？”翻过了江南，就是找不著她，难不成好好的一个人会凭空消失？

或者，还有另一个可能——她早已不在江南一带？

回京后，她的情影总是盘旋不去，连带的，使得他对其他女人也失了兴趣，现在外头已在议论纷纷，说他这个风流情圣一日比一日更怪，几乎要成了柳下惠，蜚短流长传到最后，就连他早已“后继无力”之类的话都出笼了。

这小女人可害惨他了，要让他找著，他会轻易放过她，他就跟她姓。

可话又说回来，她姓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他更觉得自己疯得彻底，竟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女人搞得他一点都不像自己。

“王兄，今天又‘吃素’啊？”一道清灵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标致女孩探进头来。

“丫头，你胡说什么！”朱玄隶瞪了女孩一眼。

对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小妹，他是倾尽了心力在呵疼，父母也是将她当成心头宝般的珍宠著，也许就因为这样吧，这打小娇生惯养的小郡主，免不了骄纵刁蛮了些，但他清楚，她仍有一颗纯真无伪的善良之心。

“本来就是！”朱澈彤一屁股坐上兄长的大腿，勾住他的颈子。“刚才看那女人一脸怨妇样的离去，我就知道你没好好满足人家，对吧！”

想当初，出王府离去的女人，哪个不是眉开眼笑，如沐春风，再看看现在……唉，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朱玄隶皱了皱眉，拍掉她的手。“看得到、吃不到的女人离我远一点。”

“什么话？重色轻妹！”她扮了个逗趣的大鬼脸。别的女人要怎么搓、怎么揉都可以，自己的妹妹却连抱一下都不肯，真是小器鬼。

但是很快的，她又忘掉自身的不悦，兴致勃勃地追问：“欺，大哥，你该不会真像外传的那样，‘江郎才尽’了吧？”

“你说呢？”他淡道，以四两拨去千斤。

“依我看，不太乐观。”她摇头晃脑，又是噘唇又是叹息的。“爹娘若是知晓，铁定要痛不欲生了。”

“去你的！朱澈彤，你少在爹娘面前乱嚼舌根。本少爷正常得很，我只是想安分一段日子修身养性，这样也不行吗？”

“修身养性？你？”朱澈彤的星眸瞪得老大，一点也不顾形象地大笑出声。

风流了一辈子的人，居然说要修身养性，哈！他朱大少骗三岁小孩呀？

“你要是懂得什么叫修身养性，母猪都能飞天了！”

什么话呀！真不给面子。

“朱澈彤，你给我记住！”

她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大哥，你还是‘还俗’，我看了比较习惯。”

“还什么俗？我又没出家。”这丫头真是乱用词汇。

“你没有吗？”她慧黠地反问。

朱玄隶板起脸。“你在含沙射影什么？”

“有人春心荡漾喽！”

“你胡说什么呀！”他不自在地别开眼。

难得耶！脸皮厚得让她吐上无数次血的朱大公子居然也会不好意思！

“还装！这是什么？”朱澈彤动作俐落地夺过他手中的香囊，快得他来不及防备，便让她

给得逞了。

“快还给我！”

“紧张什么？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一个大男人佩戴这种女人家的玩意儿，你羞不羞啊！”

“我说还给我，听到没有，朱淑彤！”他沈下脸，一字字威冷地道。

“听到了啦！”果然重色轻妹，没冤枉他吧？

将香囊交回给他，见他小心慎重地收好，她拉了拉他的衣袖，一脸神秘兮兮。“嘿，大哥，这香囊淡雅清新，想必人也是如此吧？”

“你鬼扯什么！”

“我鬼扯？那不然你干嘛老看著这香囊发呆，看得浑然忘我？难道不是在睹物思人？”

睹物思人？他在思念她吗？心头那乱纷纷的情绪，莫非便是思念？

“有这么明显吗？”他无意识抚触著香囊，喃喃自问。

“都准备为人家‘守身如玉’了，还不够明显？”

朱玄隶脸色又变了变。“我才没有！”

他承认那名女子是很令他难忘，那一夜太令他回味无穷，然而，为了一个女人放弃美好的一干红粉佳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大哥，你也该定下心来，爹娘想抱孙想得快发狂了。”

“不劳你操心。”他还轮得到她来教训他吗？真是捞过界了。

朱淑彤还想再说什么，但是想想，还是作罢。

姻缘天定，半点也强求不得啊！她相信，冥冥之中，属于他的那条姻缘线，会将他与另一名女子密密相系，纠缠难分……

今儿个，丞相府邸里里外外皆忙成一团，平日较闲散的佣仆也都谨慎了起来，观察了一阵后，香漓一头雾水地回房。

“奴儿，如知不知道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那名被唤作奴儿的女子停下手边擦拭的工作，带著些许意外地回过头道：“小姐，你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什么事这么了不得，她非得知道不可？

“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临威王爷，今儿个要亲临咱们这儿。”

“哦？那又怎样？”

“当然是要好生接待啦！你难道不晓得，这临威王爷的权贵与声势，普天之下仅次于帝王之家。”

“这么了不起？”香漓的好奇心被撩起了。

“当然。甭说当今皇上是临威王爷的亲叔父，光凭他是德懿太后最宠爱的孙儿，就连皇上也得给个几分薄面呢！再加上临威王爷不仅生得气宇轩昂、玉树临风，本身更是极有才干，所以很受皇上重用。”

“噢。”又一个王孙贵胄。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有人生来就是天之骄子，一身荣宠，有的人呢，却是飘零坎坷，一如她的前半生，也如——奴儿。

仰首一看，见奴儿洗净抹布，又要往更高的木柜擦拭，她赶忙上前拦下。“等等、等等！你不想活啦！万一动了胎气可怎么办才好！”

“不会啦，小姐，你别紧张。”奴儿笑笑地回应。

“什么不会！你给我坐好，有孕在身的人还这么不安分。”香漓半强迫地将她按坐在椅子上。

“可是，小姐，这本来就是当奴婢该做的事，你这样，人家会说闲话的。”

“都说几遍了，没人把你当下人，我早说要与你姊妹相称，你难道就这么天生劳碌命啊？”

奴儿抚著五个多月大的肚子，柔雅地一笑。

几个月前，要不是蒙小姐搭救，现今世上，早已无她，她是心甘情愿留在小姐身边伺候小姐的。

小姐乃性情中人，不要她伺候，只想与她姊妹相称，平起平坐，并且不只一次向老爷、夫人提及将她收为义女的事，是她自认身分卑微，因而婉拒。

小姐待她恩重如山，她会永远铭记于心。

“这几个月，感觉还好吧？”香漓拉著她的手，关怀地轻问。

在奴儿身上，她才发现，一个女人怀孕真的很辛苦，头几个月，见她吐得面无血色，再来，肚子渐渐大了，做什么事都有所顾忌，看奴儿柔柔弱弱的，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著她，熬过这段傍徨无依的日子。

她一直都记得，当她无意间救起昏迷不醒的奴儿，醒来后，她似水般灵澄的明眸中，那抹无言的凄惶

尤其当她问起她的名字时，她清楚地看见她脸庞闪过一刹那的迷茫、凄楚及浓情，交杂成一股说不出的复杂情绪，然后，她才很清晰、很坚定地说了“奴儿”二字。

这个名字，对她应是有特别的意义吧！

愈是相处，她愈是发觉到奴儿的特别。她有一股澄净而不染俗尘的清灵韵致，深深牵引著每一颗想靠近的心，深入探索。

虽然，她的容貌并不完美，但，那是天生的遗憾，不是她所能决定的呀！

有时她会想，那个男人是否便是因为这样，才遗弃了奴儿，若真是如此，那未免太过分了，如果介意，当初就不该招惹人家，怎么能在弄大了奴儿的肚子后，才来始乱终弃。

可她看奴儿，似乎一点也不恨那遗弃了她的男人，仍是无怨无悔地默默为他孕育子嗣，真是个小傻瓜。

反正她就是觉得，失去了奴儿，是那个男人的损失，谁教他有眼无珠，放弃了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女孩，奴儿内在的美丽，胜过那些虚有其表的女人太多、太多了。

“多谢小姐关心，奴儿很好。”

这又是奴儿的另一项特质，声音低低柔柔，自成一股动人心弦的人间天籁，这该算是上苍对她外貌先天不足的一种补偿吧？

一块暗色的胎记，占据了她的近四分之一的脸庞，乍看之下是有些刺目，然而长久看起来，竟自成一股别人所没有的风韵。她从来就不觉得奴儿丑，一点也不！

奴儿见她直望著自己发愣，不禁低喊：“小姐、小姐，你在想什么？”

“没，没什么。”她回过神来，心思翻转的当口，忍不住脱口问道：“奴儿，你可有为自己打算过？难不成，你一辈子就这样过了？”

奴儿一手接上小腹，露出一抹母性的微笑。“这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也是“他”赐给她最美的礼物，她这辈子都会好好珍惜。

“我知道，可是……你难道不打算接受其他人了吗？”

“那小姐呢？”奴儿慧黠地反问，巧妙地转移加诸自己身上的注意力。

香漓摇摇头。“我对男人已经绝望了。”再说，不够完美的自己，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幸福呢？

“说得你好像历尽沧桑似的。”

她苦笑。“你不明白我的心情，奴儿。我不想再为男人付出，那太傻了，我只想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奴儿默然无言。

小姐是不敢付出，而她，是早已将心遗落在另一个人身上，再也无力付出，由某个角度来看，她们，也算同病相怜吧！

-----

对丞相府上下而言，临威王爷的驾临，无疑是莫大的荣幸，为整个府邸增添了不少光辉，而王丞相更是在门口恭迎大驾。

“王爷大驾光临，真使敝府蓬荜生辉。”

“王丞相乃朝廷之中流砥柱，为人刚正不阿，几时也学会舌粲莲花了？”被奉入上座后，朱玄隶随口回道。

这番话，听得王丞相不知如何回应，仰首见他眼含笑谑，才如是戏言。

久闻临威王爷为人爽朗随和，不拘小节，果然不假。

“王爷见笑了。”

“得了。王丞相用不著这么拘束。”就知道王丞相是正直的老实人，说不得笑，真无趣。

看来，还是早早谈妥正事，自己再去找些有趣的事来玩玩好了，再说下去，连他都要肃然起敬了，他这辈子正经的次数，用十根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本王这次来，是皇上传有口谕，交代本王转达”话语未完，一道清亮的嗓音自天外飞了进来。

“爹，我听说”话音戛然而止。

翩然旋入大厅的情影，教朱玄隶怔然呆愕，目光再也移不开。

是她！真的是她！那个他找了一年、念念不忘的女子！

香漓呆若木鸡。

怎会是他？那个买了她一夜、一度乱她心神的男子！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让义父恭之敬之，待如上宾？

初见时，便觉他有一股超乎寻常的贵气，而今，更是证实了这点。

他到底是什么身分？

好巧，不是吗？这该叫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

短暂的错愕过后，他扬起意味深远的微笑。“王丞相，不介绍一下吗？”

“呃，她、她是小女。”显然的，王丞相也被突然闯入的香漓吓了一跳，深怕此举已冒犯了贵客。“香漓，还不上前见过王爷。”

“王爷？”她没听错吧？他是一名王爷？几日前与奴儿谈及，那个深受荣宠，权势如天的王爷？

不……不会吧？！

王爷不都该沈稳肃穆，即便年少也要故做老成？她打出娘胎以来，可还没听过有这等上妓院寻花问柳，不顾形象，浪荡轻狂的王爷！

“你很意外？”他扬眉笑问。

“呃？”他这话什么意思？该不会要掀她的底吧？

果然

“姑娘好眼熟。”

一句话听得香漓一颗心差点跳出胸口！

“不……不太可能吧？”她气虚地死撑，内心惶惶不安。

“是真的！”朱玄隶眯起眼，故做思索状地打量著她。“我记得，好像”

“王爷！您认错人了！”香漓大惊失色，急忙阻断他的话。

朱玄隶似笑非笑地瞅她。“我又没说什么，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好像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意。

王丞相看著他们一来一往的怪异模样，不由得心生疑惑。“难不成王爷认识小女？”

“当然”

话都还没说完，香漓便抢先道：“当然不是！女儿从未见过王爷。”

“是这样吗？那王爷为何说”

“本王只是说，她很像一个人。”

“谁？”两人异口同声，王丞相问得好奇，香漓问得气虚，几乎没勇气听他的回答。

“像”吊人胃口的停顿了下，他才又道：“像我娘！”

“什么？！”此话一出，香漓简直不晓得该吐血还是该如释重负地吁上一口气。

“姑娘可别一脸不以为然。”朱玄隶一脸认真。“想我娘年轻时，可也是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一个，否则，哪生得出我这么个出类拔萃的儿子。”

香漓抿抿唇。没想到这个人脸皮这么厚，简直自恋得让人受不了。

她真是呕毙了！干么没事跑出来找罪受？一见著这人，她就浑身不舒坦。

想到这里，她立刻找了个藉口退下，以求解脱。

“姑娘留步。”简直是魔音穿脑！

香漓一脸悲惨，心不甘、情不愿地止住步伐。

“本王有意一游丞相府，不知姑娘可愿赏个脸，充当作陪？”宛如噩耗的嗓音，飘入她的耳中。

“我”香漓有口难言。

这根本就是藉口。他的王府比一座小小的丞相府富丽堂皇了不知多少倍，他有必要专程来逛这个不起眼的丞相府？

“姑娘似乎不大乐意？”朱玄隶闲闲地丢来一句，见她一脸为难，心情一下子好得不得了。

可恶！

香漓咬牙暗骂在心底。

这么多双眼盯著她，义父又摆明了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骑虎难下的她，岂有说“不”的权利？

这奸诈狡猾的家伙！

硬起头皮，她满心不甘愿地回道：“当然不是，小女子万分乐意。”

这番话，简直是由齿缝中迸出来的。

当然，对于一个脸皮厚得登峰造极的人而言，自是具备著视而不见的绝佳本领。

“那么，小姐请。”

“王爷请。”宋香漓心中真是呕得乱七八糟！

一前一后步行在幽静的花园一隅，谁都没试著打破岑寂。

好半晌！！

“你的身分让我很意外。”

突然冒出这一句，吓了香漓好大一跳。

“你”心弦再度紧绷起来。

“我后来也在怡春院及江南一带找了你好久。”那是他在发现自己居然忘不了与她那段云雨缠绵之后的事。他无时无刻不想著她柔腻肌肤的触感。

“我……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心慌意乱，结结巴巴地否认。

怎会？他竟认出她来了？

“还装！你真以为我认不出你来？”

“我……不懂……今日之前，小女子不曾见过王爷……”咬紧牙关，死都要撑到底。

“死鸭子嘴硬！”他蓦地扣住她，将她反压在假山后的大石子上，修长的手极挑逗地轻画她柔美的脸蛋。“别说是你这张脸，就连你身上每一处敏感地带，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只是，我没料到你会是王丞相的女儿，这么高贵的身分，为什么会”

“住口！”她根本没勇气再听下去。“既知我是王丞相的女儿，就请你放尊重点！”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耶，你是希望我当柳下惠吗？”他的表情恹地无辜，好像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

“你！”和他说话，真的会吐血。“你到底想怎样？”

“也没什么啊，我只是很好奇，堂堂当朝宰相的女儿，为何会沦落花街，莫非”他顿了顿，黑眸闪过一抹狭光。

“莫非什么？”她屏住气息。他猜到了？怎么可能？他有这么聪明？

她眼神中的质疑，真是有够伤人的。

什么嘛，轻蔑摆得这么明显，真当他脑袋是摆著好看的？

一不爽，他又想闹她了。

“莫非，姑娘垂涎本王已久，刻意用这种方式来接近我？”他说得好陶醉，一副“难道俊美也是罪过吗”的死样子，听得香漓白眼猛翻。

这人真是自恋得不可救药！

“你少臭美了，本姑娘会看上你？”受不了他的自大，不回个两句太对不起自己了。

“嗯哼？”就冲著这句话，他们之间没完没了了。

敢小看他？要是不使她心悦诚服，他这个风流情圣的脸往哪搁？干脆丢到茅坑发臭算了，他今后也甭玩女人了。

“无情的小东西。人家一夜夫妻百日恩，你这话太伤我的心了，教我情何以堪呀？”他说得好哀怨。

“你……你给我住嘴！”她气急败坏地嚷道。

“难道你想不认帐？还是你嫌我的表现不够让你满意？”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似地，他一脸的弃妇样倒是模仿得灵活生动。

“你……你……少破坏我的名声！”香漓差点昏倒，再让他说下去，她的名节都要被丢到地下踩了。

“你的名声？那我的呢？”

“你的？”他还有名声吗？一个成日玩女人的人，名声早烂到不能再烂了，他竟有脸拿他

和她相提并论。

“对呀！”他很认真地点头。“我可不是这么随便的人。”

“你不随便？”他有脸说，她可没脸听。

最厉害的是，旷古绝今的大笑话说来，他还能面不改色，脸不红气不喘的，她算是服了他了。

“你这什么表情？难道我看起来像是很随便的人？”像是受了侮辱，他抗议地叫道。

他不是看起来随便，而是本来就很随便。

没人格、没志节，只要是女人就来者不拒，这样的人还不随便，那要怎样才算？

啧，这女人性子干么这么直？情绪全表现在脸上了，真是实在得没话讲。

“喂，你好歹也是有修养的闺秀，麻烦稍微掩饰一下这副唾弃的表情好吗？”

“你现在晓得当我是有修养的闺秀了？那么，这么对待一名有修养的闺秀不太合理吧？”

她指了指死黏在她身上的伟岸身躯。

“重温旧梦嘛！”死皮赖脸的笑法让人好想扁他，这人一定不晓得什么叫羞耻。

“说到这个，你倒是提醒了我。不晓得王丞相知不知道这件事？还有，要是传了出去，不晓得王丞相要怎么见人喔！”

香漓瞪大了眼。“你这是在威胁我？”

“什么威胁？修饰一下词汇嘛，你真是人不懂得做人了。”

“你！”香漓开始磨牙。

怎么办？她拳头好痒，好想揍人。

“那么，麻烦公子守口如瓶。可以吗？”她忍气吞声，由齿缝中挤出话来。

“不行唉！”他好生为难地说道。“我这个人记性不怎么好，要是没人时时提醒，我很快就会忘掉的，一不留神说了出来怎么办？”

可恶！卑鄙、无耻、龌龊、下流、不要脸的烂痞子！

“那么依公子之见呢？”她皮笑肉不笑地反问。

“先笑一个嘛，你的表情好可怕，看得我心情都开始恶劣了。”

王八蛋！

香漓深吸了好几口气，硬是挤出一抹很没诚意的笑容。“这样可以吗？”

“差强人意啦！”

他还敢摆出接受得多勉强的样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缺德家伙！

“接下来呢？你没什么要告诉我吗？”

“我该说什么？”

“还装蒜！”他贴上前一步，阳刚的男性气息迫近她，放任自己去感受她每一道美好的曲线。“还不说实话！”萦绕在彼此之间的亲密氛围撞得她心慌意乱，脑子差点就不管用。

“我不姓王。”她答得很不情愿。

“那么姑娘贵姓芳名？”

“赵钱孙李，百家姓中应有尽有，自己挑个喜欢的。”反正就是不想乘他的心，如他的意就对了。

“若是我要你跟我姓朱，你也依我？”他略微低下头，俯近她耳畔暧昧低语。

“你……”可恶的下流胚子，他摆明了在挑逗她。

偏偏，很没志气地，他这亲密的举动，让她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那一夜的狂乱……

“想到什么了？脸这么红。”朱玄隶不正经地调笑道。

他是她唯一的男人，她的身体熟悉他，要勾起她的迷乱，对他这调情圣手来讲，实在比吃饭睡觉还容易。

“我……才没有想什么，你少恶心了。”

“哦，是吗？我现在好想和你‘恶心’个够耶，怎么办？”

“朱玄隶，你不要太过分了！”她气得胀红了脸。“我好歹也是王丞相的义女，不是你能为所欲为的对象！”

“义女是吗？”朱玄隶不将她的怒气当一回事，轻点了下头，又问：“那是多久前的事？”

“一年前。”她口气闷闷地。反正她就算不说，这人也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找出他要的答案，还不如配合些，省得气死自己。

“也就是我们分开之后没多久？”

她又点了一下头。

至于内情，她是死都不会说了，那实在太丢脸，这恶劣的家伙准会嘲笑死她。

“那你的名字呢？”

“宋香漓。”

好哇！原来她打一开始就在拐骗他，真不可爱。

“喂，你想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了，你总可以放开我了吧？”

“再给个香吻我就答应你。”

“朱玄隶！”太得寸进尺了吧！

“敢直呼我姓名的女人，除了我娘，你是第一个。”

“是，小女子知罪，请王爷莫与小女子计较，放了我好吗？”

朱玄隶不答，迅雷不及掩耳地反手一扣，将她卷入胸怀，火焚般的烈吻迎面压下，一时反应不及的香漓，芳唇被猛然攫住。

“唔”她本能地推拒，谁知才一张口，便让他有机可乘，不安分的舌头溜了进来，两相缠嬉。

这是什么感觉？熟悉的情悸有如浪潮，一波波席卷而来，本能的抗拒被迷乱所取代，晕眩的脑子无法思考，她几乎要情难自己地回应他

—等他退开，她慌乱地连连退开数步，不住地猛喘气。

“你……你……怎么可以……”

她这反应让他愈看愈有趣。

“我敢拿皇家声誉跟你打赌，我不但是你唯一的男人，而且这一年来，绝对没有任何男人吻过你，对不？”

“干……干你什么事。”她气息不稳，小脸红得不像话。

“当然干我的事，我朱玄隶的女人可不允许别人觊觎。”说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香漓又羞又恼。“谁是你的女人！”

“拭目以待吧，小女人。”他正式下了战帖。

“你无聊！”她既恼又窘地低斥了声，丢下他匆匆离去。

无聊？

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或许真有一点吧！

总之，这小女人，他要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不论香漓走到哪儿，总会很巧地与他“不期而遇”，这阴魂不散的家伙，弄得她都快抓狂了。

偏偏，那个“某人”不晓得是少根筋还是天生不识相，老是摆著一张碍眼的笑脸说：

“噢，好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哼，睁眼说瞎话！她人在府内，他又动不动就往这里跑，不“巧”才怪！

可她又能说什么呢？他是义父的贵客，死皮赖脸的工夫是那么巧妙，她再怎么恼他，也得留他三分薄面。

瞧，才想著，碍眼的障碍物又朝这儿走来了。

“噢，好巧，又见面了。”

看吧，换汤不换药。他说不腻，她都听到会背了。

“你又想干什么啦？”她的口气非常不好。事实上，见著他，她口气想好也好不了。

“你好凶哦！我又没说什么。”听听，口吻多么无辜，这让她觉得，她像极了欺凌弱小的土霸王。

香漓忍住满腔的无力感。“请问朱大公子又有何指教了？”

“你有没有空？”

“那重要吗？”香漓用很唾弃的表情看他。就算她说“没空”，他照常会缠得她头顶冒烟，问了不等于白问。

本以为他多少会自我检讨一下，岂料，他偏头想了想，竟很大方地说：“那倒也是。”

看吧！

香漓翻了个白眼。“想干什么就直说了吧！”

“陪我聊聊好吗？”

“我有说‘不’的权利吗？”

“好像没有。”他笑得好愉快。

所以喽！问得真虚伪。

唉，又要减短几年寿命了。

不晓得为什么，每次和他在一起，他就是有办法搞得她七窍生烟，五脏六腑来个乾坤大挪移，再这样下去，用不著等阎王爷召唤她，她自行了断远比较干净俐落些。

有时，她真的会想，她到底做错了什么，老天要这样罚她，让她遇上了这个大魔魅？就因为一时年少无知吗？

唉、唉、唉，好惨痛的代价呀！

算了，不理他就好了。

捞起自怨自艾的心，她打定了主意。一路上爱理不搭的，如此一来，他再怎么不识趣，也不得不摸摸鼻子，自己走人了吧？

“今年的花开得特别早呢！”

“我有眼睛，自己会看。”

“芙蓉花都开了，真美。”

“堂堂临威王爷，难道想当采花贼？”不损他两句，心里头还真不痛快。

“要采也要采最美的，出水芙蓉哪比得上你的绝艳动人，你在暗示我，可以‘采’你吗？”没想到他不但不以为意，还反过来吃她一点小豆腐。

啧，三两句话本性便显露无遗，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不是花，你采错了。”

“怎会呢？你不但是，而且还是‘一枝红艳露凝香’呢！”他刻意加重“凝香”二字。

香漓僵了下。

该死！这卑鄙小人，又在威胁她了。

“你什么意思？”

“没有哇！”他眨眨眼，表情好无辜。“我只是在吟诗而已，我终于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会以‘凝香’为名了，原来是别有暗示，我真是太不解风情了。”

他根本就是断章取义！

香漓暗自气恼。“你要卖弄你的才学请自便，恕不奉陪！”

才刚转过身，便听到他不疾不徐地吟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可恶！他想嚷得人尽皆知吗？那别含深意的吟咏……她双颊烧红起来，分不清是羞还是恼。

她挫败地停下了步伐。“你够了没有？”

“噢？你不走啦？我本来还打算去找王丞相研讨这首凄艳的千古绝唱呢！”

这根本是变相的威胁嘛！听得香漓敢怒不敢言。

“不了，义父尚有要事在身，还是由小女子作陪吧！”

“这样啊！那……好吧！”他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

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可耻的男人！

他就不要栽在她手上，否则……哼、哼！她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回，她是打定主意，决计不理睬他了。

“说话嘛，我很无聊唉！”

哼，他这人聒噪得要死，一张嘴动个不停，他会无聊？

“真的不理我吗？我很想听听你那美妙动人的天籁之音耶。”

哼，巧言令色鲜矣仁。

“唉，香漓”

“你这人很吵唉！”她受不了地回道。

“可是”

“闭嘴行不行？”

“那如果我告诉你，你踩到狗尾巴，而它正以‘不共戴天’的眼神瞪著你呢？”

“干你什么 啥？”顺著他的目光看下去，她瞬间脸丕变，狗狗的一双怒目凶光，瞪得她三魂掉了七魄，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响起，她顾不得三七二十一，手脚灵活地纵身一跃，死攀住朱玄隶不放。

老天，这女人真是精力充沛！

朱玄隶看得瞠目结舌，原来那双看似柔弱无骨的小手，也有勒死人的本事！

在被她掐得断气之前，他已快手快脚的抱著她远离危险地带。

“喂，你把我搂得这么紧，该不会是要我直接‘送入洞房’吧？”满怀软玉温香，他却享受不到半点乐趣，实在是——唉，他担心在还没一亲芳泽之前，他已先英雄气短了。

送入——洞房？

香漓意识稍稍清醒，这才留意到自己整个人正死巴著他不放。

惊人的艳红正迅速自她的脸庞窜烧。“你……放我下来。”

“这……”他好为难。“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要让人看到他们这副模样，那才真的是十条长江都不够她跳。

“我说——放、我、下、来。”

“可是——你不会后悔吗？”

她要后悔什么？难不成他真以为她有多觊觎他的“美色”，所以主动投怀送抱？真是是可忍，就不可忍！

“你够了吧？便宜都让你占尽了，你还想怎样？”

便宜？不，他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被穿脑魔音摧残过的脑子到现在还恢复不了正常。

“你——确定？我真的要放手喽！”他又问了一次。

“快放啦！”罗哩叭嗦的，真难沟通。

“既然你这么坚持，那——好吧！”说完，他手一松，香漓整个人笔直的往下掉

“扑通”一声，栽入水底，激起好大的水花。

“朱、玄、隶——”杀人般隐含漫天怒焰的声音响起，一颗头颅挣扎著由水面冒出，一不留神，又吃了好几口水，呛得她好狼狈。

“你还好吧？”他蹲在池边，随便丢来几句问候聊表心意。

猫哭耗子。

她忿忿然哼了声，抹去脸上的水珠。“你干什么把我丢进池子里？”

“我本来就站在池边了，是你自己要我放手的，我还问过你好多遍。”

香漓不断深呼吸，几乎将牙给咬碎掉。“那你又干什么站在池边？”

“你好笨哦！狗狗惧水，我不站水边，难不成等著被咬？”

敢情这还是她的错？谁教她太蠢？

“好，那我道歉。麻烦拉我上来好吗？”

“好。”朱玄隶很“不计前嫌”地点头，将手伸向她。

谁知，就在香漓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交给他时，他突然又抽回手。

扑通！

这一次的水花溅得半天高，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姓朱的！你干么又松手？”香漓再一次冒出水面，以泄恨的眼神瞪著他。

“我想还是算了，万一你等一下又说我占你便宜怎么办？我可是个谦谦君子，所以还是不要碰你比较妥当。”他说得好正气凛然，八百年见不到一次的光风霁月全掏出来用了。

如果不是她浑身湿透，香漓一点也不怀疑她会冒上一把火，将眼前这杀千刀的男人给烧得尸骨无存！

“我、不、会、生、气，麻烦拉我上来好吗？”她磨著牙说道。

“真的吗？”他一脸怀疑。实在是他很少见到她没生气的时候，这女人的脾气实在……

唉！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寡妇死了儿子——他看破兼绝望了。

“我保证。”她耐著性子说道。

“那——你不可以像刚才那样，藉机对我上下其手、骚扰我、占我便宜哦！”

香漓吸气、再吸气……很好，还没被气死。

“我不会的，这样行了吗？”

“那好吧。”朱大少爷总算善心大发，援手一件，将她给拉了上来。

她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滴水，头上顶著一朵花，衣服上还黏了无数残叶，那模样说有多可笑就有多可笑。

看他抿紧了唇，很有修养地不加以嘲笑，只不过是双肩抖得厉害，看得香漓一把火又烧了上来。

等一下再跟他算帐。

她气闷地抓下头上那朵花，绞著衣衫上滴答作响的水渍……

就在她忙著整理仪容的同时，一名婢女匆匆往他们的方向走来，见著她这模样，足足错愕

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

天呐！平日清雅高贵的小姐怎会变成这副德行？

朱玄隶也知道她这副模样不宜见人，尤其七月半又快到了，要是吓著人家，那就罪过了。

于是怕回过身，代香漓询问：“有事吗？”

“呃，是老爷有事要见小姐。”

“噢。”朱玄隶了解地点点头，转身时，“很不小心”的与她擦撞了一下。“你听到了吧？噢？人呢？”一回身，没见著她的人，他满心困惑地喃喃自语。

池面

漫天水花二度激起，这回，更是可惊可叹，蔚为壮观。

“噢？你怎么又跳下去了？这样跳上跳下的很好玩吗？”低下头，见她又在水中挣扎，他眨眨眼，一脸大惑不解。

“你、你、你”她气得头昏脑胀兼虚脱，再也没力气骂人了。

她敢拿她的祖宗十八代发誓，他绝对是故意的！

天哪！她是造了什么孽，为什么要让她遇见他？

-----

杀千刀、杀万刀、该剁成烂泥的混帐王八蛋！

香漓擦拭著发上的水滴，一边忿忿不平地在心中咒骂。

她就知道！呜……她就知道，每回遇上他准没好事，这带煞的大魔星！

奴儿在一旁看著她家小姐一副想大开杀戒的模样，心中直忍著笑。

小姐与临威王爷之间似有若无的火苗，她是知之甚详的，总觉得他们之间的感觉很微妙，说是火药味嘛，其实又不尽然，虽然王爷有事没事总爱闹小姐，看俏佳人气红了脸的样子，但她看得出来，王爷对小姐的意图并不单纯。

她敢说，这临威王爷八成是看上小姐了，就不知少根筋的小姐感不感觉得出来。

“奴儿，你说，这王八蛋是不是很欠揍？”

奴儿掩嘴窃笑。“奴婢不敢造次。”

“哼，对他用不著客气。”愈想愈不爽，她坐直身子，慷慨激昂地陈述道。“这混蛋有多无耻你知道吗？三番两次把我丢下水，不检讨也就算了，还跑到我义父面前说，我这么大个人了还像个孩子一样爱玩水，真是羞羞脸……你听听，这是人话吗？是不是很不要脸？”

愤怒中的女人，千万别惹她。

奴儿深知这个道理，顺著小姐的话说道：“是有一点。”

“什么有一点！根本就是不要脸至极！”她不满地大叫。

“好，不要脸至极。”

似乎嫌骂得不够痛快，她接著控诉。“反正他这个人带煞兼带衰就对了，搞得我不是被狗追就是落水，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楣，所有不幸的事全都让我碰上了。”对她而言，最大的不幸，莫过于认识了这个大灾星！

“是，小姐请节哀。”奴儿善解人意地倒了杯水给她。

“谢谢。”幸好她向来坚强，要不然，与其让他给整死，她宁可挖个洞把自己给埋了还比较痛快。

喝了口水，她才发现自己真的喝了，马上咕噜噜地猛灌。“奴儿，你帮我骂，我在忙。”

“好。”唯主命是从的奴儿点了个头。“要骂什么？”

“随便。像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缺嘴斜眼、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生老娘没鸡鸡……”

哇，那不成了怪物？小姐的嘴真毒。

奴儿很有耐心地听完，然后才提出疑问。“那句生老娘没鸡鸡好像怪怪的。”

“唉呀，都可以啦。换成他老娘生他没鸡鸡也成。”

“那他有鸡鸡关你什么事？你不需要太关心吧？”

香漓愣了下，脸蛋红了起来。“死奴儿！连你也欺负我！”

“唉呀，小姐，别打、别打。是奴儿失言，你又不嫁他，他‘工具’齐不齐全的确是与你无关……”

“你还说！”别有暗喻的言论令香漓恼羞成怒，跳起来追杀她。

“哇，小姐饶命——” 奴儿尖叫连连，两名年轻女孩笑闹成一团，一道滚入床上喘气。

“喂，闹得这么疯，没动了胎气吧？” 香漓盯著床顶，手肘推了推她。

“还好，多谢小姐。”

沉默了下，奴儿突然开口。“其实，临威王爷人不错的。”

香漓一怔。“怎么突然为他说起话来？”

“奴婢是就事论事。你想想，他的身分何等尊荣，哪个人对他不是恭恭敬敬的，唯独你，总是不给他好脸色看，他却有那个雅量包容，光是这一点就很难得了。”

香漓不以为然地嗤哼。“那是因为他的名声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再多一项仗势欺人的罪名，出门不被丢石头才怪。”

“既然已烂到不能再烂，还差这一项吗？何况，小姐，据我所知，临威王爷虽是花名在外，为人可也是软崎磊落，十分受百姓爱戴，他的风流艳史，只会彰显他的潇洒倜傥，爱慕他的女人可多著呢！”

“那又关我什么事？”她冷哼。

“一段好姻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奴儿有感而发地叹道。“像我，就是没那个命。”

“奴儿——” 香漓所有的心思全让她的感伤给占满，没多留意她的话。“你又想起以前的事了？”

真搞不懂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有什么好想的，像她，在决定忘了萧铭诚的那一刻，她就别再想起他了。

“小姐，找一个真心待你的男人不容易呀！我就是少了那份幸运。” 所以，她不怪他，是他教她初识情滋味，虽不能圆满，她亦无憾。

“奴儿——” 面对她的伤怀，香漓无言以对，安慰的话一句都说不出口。

至少，她算是幸运的吧！萧铭诚未曾留给她如此深的魔障与执念。究竟是她太坚强了，还是她爱得不够深呢？

高棚满座的食楼中，一间精致的厢房被隔绝于繁嚣之外。

朱玄隶轻啜了口酒，任凭满颊生香的滋味占据唇腔。

眼一抬，望见对座眉心微蹙、俊美得不可思议的男子，不禁出言调侃。“干什么呀，难得邀你出来喝酒，你就这么不情愿？摆那什么死人脸？”

屈胤棋瞪了他一眼。“我心情很坏，你少惹我。”

嘿，会摆脸色给他看了耶！要不是太了解屈胤棋的女人多到下辈子都用不完，他会怀疑他是欲求不满。

“喂，我承认我是比不上美人的赏心悦目，但是你成天和女人在床上滚，那是很伤身的，弄虚了身子就得不偿失了。偶尔把时间拨给我这个老朋友，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女人？上床？

屈胤棋眯起眼，神情怔忡。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自从她离去后……

甩甩头，他不让自己多想，仰首狠狠灌了一大口酒。

“喂，酒不是这样喝的！” 朱玄隶见他神色有异，心知不大寻常。“到底怎么了？”

“没事！”他口气硬邦邦的。

“等你醉死再来说有事已经来不及了。” 朱玄隶移开酒瓶，连他手中的杯子也不放过。

“别说我没给你选择的机会，你是要自己招供，还是要我把酒全往你头上浇？”

“玄隶，我要你帮我找个人。” 显然的，他选择了前者。

“找人？谁？” 什么人这么重要？什么人教向来最洒脱的胤棋愁眉不展？

“奴儿。”

“奴儿？就是你前阵子说的——那个很有意思的小丫头？”

屈胤棋沉重地点了下头。

“走就走嘛，反正你女人多得是，也不差她一个。”

“那不一样！从来只有我甩人，没有女人能抛下我，没有！”他粗声狂吼，激动得险些掀桌子。

啧，又不是他抛下他，他老兄凶他做什么？

朱玄隶掏掏这阵子饱受虐待的耳朵。

“就为了赌一口气？没有别的了？”

屈胤棋不自在地别开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别装了，我认识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一脸欠扁地贼笑。

“朱玄隶，我警告你，你再笑我就把你的门牙打断！”屈胤棋恼怒地低吼。

“你这人很不可理喻耶！我笑又碍著你什么了？”

屈胤棋一窒，索性噤声不语，气闷地埋头猛灌酒。

“好了、好了，别喝了。我答应帮你找人就是了。”

“真的？”这人说话没个正经，屈胤棋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在耍他。

“你都已经不能没有人家了，我不帮忙成吗？”

“你鬼扯什么！”屈胤棋恼红了脸。

死鸭子嘴硬！朱玄隶摇头笑叹。

他这硬脾气就是改不过来，承认在乎人家又不会少块肉，真是的！

所以说，想不开的女人才会爱上胤棋，根本是自找罪受嘛，哪像他，不过是逗逗香漓，最多让她下水“清凉”一下……比起非常烂的屈胤棋，他只能算是有点烂而已。

这人烦不烦啊？

一看见迎面而来的朱玄隶，香漓就开始闹头疼。

全天下的王爷都和他一样闲吗？他几乎是吃饱没事做，成天往她这儿钻。

“小姐，要勇敢面对现实。”随行的奴儿轻拍她的肩，以兹安慰。事实上，语气中看热闹的成分比较多。

“你闭嘴，奴儿！”不同情也就算了，还幸灾乐祸，枉费她一直将她当成好姊妹。

“嗨，香漓”

“哼！”招呼都还没打玩，香漓便悻悻然别开小脸。

上回将她推入池中的气，她都还没消下来呢！

朱玄隶双手一摊。“不理我就算了，反正”他的目光突然定在奴儿身上，忘了本来要讲的话。

“你”

“奴儿见过王爷。”

“起来回话。”朱玄隶体贴地伸手扶她。“你叫奴儿？”

会这么巧吗？她会是胤棋的奴儿？

“是的。”

朱玄隶扬起笑。

真是太好了！他都还没动手找人，她就送上门来，这下对胤棋有得交代了。

“方便私下谈谈吗？”

“我？”奴儿错愕地指著自己，就连香漓也不明所以然地看向他们。

“是的。”

王爷之命，岂能不从？

奴儿轻点了下头。

“嘿，朱玄隶，你搞什么鬼？”顾不得赌气，香漓开口唤住他。

这个没格调的大色鬼几时将目标转向奴儿了？

“反正你又不理我，我另外找几朵可人的解语花也不成吗？”朱玄隶随便丢来两句，连头都没回。

果然是见异思迁的大混球！

香漓暗自生闷气。

以前他缠她的时候，她觉得他烦得要死，巴不得他永远消失；现在他转移目标了，为什么看著他和奴儿双双离去，她的心反而

好酸的感觉。

翻搅的莫名情绪，将心紧紧揪住……  
她到底是怎么了？  
难不成 她其实有点在乎他？

双双处于亭子中，奴儿仰首问：“王爷想说什么？”  
她当然不会认为朱玄隶真的看上了她，他大概只是想呕呕小姐而已吧。  
而，事实上，小姐好像真的被呕到了。  
王爷这招“以退为进”还真高明。  
朱玄隶直视她，也不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便问：“屈胤棋这个人，你认识吗？”  
“屈胤棋”三字似有无形的震撼力，奴儿神色一僵。  
“少爷他……”  
“你喊他少爷，那就没错了。”  
“少爷怎么了？”心口沉沉一揪，她急忙追问。  
“你还关心他？”多傻的女孩呀！通常，屈胤棋这种男人，只配得到女人的怨恨。  
她是这么与众不同，甚至不懂得该去恨，难怪会占住屈胤棋所有的心思。  
“他在找你。”  
荏弱的身子轻轻一颤。“找我？”  
为什么呢？是他先不要她的啊！她以为，他早倦了她，那么，还找她做什么呢？  
“是的，他找得很辛苦。你想见他吗？”  
“不！”得知他安好，便已足够。心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何苦再去吹皱一池春水？  
“可是”他将视线往下移，定在她隆起的小腹上。“胤棋知道吗？”  
奴儿轻摇了下头。“他不会在乎的。”  
“那倒是。”除了奴儿，他还没见胤棋真正拘泥过什么，就是亲生骨肉也一样。  
很冷血，但，这就是屈胤棋。  
“王爷，求求你，别让他知道我在这儿。”  
“你忍心看他漫无目的地找著你？”  
“就算找到了又能怎样？我要的他给不起。我没有第二颗心可以让他伤害了！”  
的确。胤棋有情无情姑且不论，只要他一日不肯承认自己的心意，依然只会令奴儿心碎。  
见她意念这般坚定，他也不好强人所难。  
“好吧，让他受点考验也好，如果他有足够的真心，他会自己找到你的。”要真的不行，  
大不了奴儿临盆前，他再将孩子的爹抓到她面前忏悔。  
“多谢王爷成全。”她盈盈一礼。“对了，王爷怎知少爷要找的人是我？”  
“胤棋向我形容过你。”  
她眼睑轻敛，掩去几许幽凄。“他说我很丑？”记忆中，他总是这么取笑她。  
“不，他说你很特别。你最美的地方，是那双眼，秋水明净。不染一丝俗尘浊气，灵澈晶  
灿得足以夺去任何人的呼吸及灵魂。”  
“你就是用这种手段拐女人的吗？”冷冷的嘲讽由身后传来，香漓倚著亭柱，小脸几乎可  
以刮下一层霜。  
“反正不是拐你。难道没人告诉你，偷听人家讲话是很不道德的行为？”  
香漓脸色一变。“谁稀罕听你那串恶心死人的话！我是正好经过。”  
“那你‘经过’得可真巧啊！”光听她前头那句话，朱玄隶就知道她是真的刚来，什么都  
不晓得，但是一见到她就嘴痒，不斗个两句不舒坦。  
“你 朱玄隶！”  
“干什么？脸色这么难看，吃醋了？”朱玄隶闲闲地回道，唇畔挂著一抹别有深意的微  
笑。  
“你……你这张贱嘴！”她气呼呼地甩头就走。  
“小姐生气了耶！”  
“看得出来。”朱玄隶漫不经心地道。  
“王爷不去追她？”  
“追来干什么？她又不准备替我暖床。”  
“但是她能暖你的心。”奴儿深深地道。

朱玄隶一震，迎向她的眸光。  
低低地，他笑了。“至少，有句话我没说错。”  
“什么？”  
“你的确是朵可人的解语花。”

“香漓、香漓！”  
“滚开啦！”她头都没回，更是加快脚步。  
直到走累了，她才蹲下来喘气。  
“没想到你脚短归脚短，走起路来还挺快的。”朱玄隶忽然无声无息地由她身侧冒了出来。

啧！这人就是这么讨厌，三句话里头，一定有一句是损人的。  
抬起头，见他脸不红，气不喘的，一阵不满又冒了上来。“你明明早就可以追上我的！”  
“是啊！”他也没否认“那你为什么不？”害她跑得那么喘。  
“你喜欢跑嘛，我为什么要阻止？”  
她开始咬牙切齿。“你是存心来气我的吗？”  
“不、不、不，我是来叫你别生气的。”  
香漓冷哼一声。“凭什么？”  
“我这么人见人爱，你看到我，心情自然就好喽。”  
“哈、哈！”香漓不屑地干笑两声作为回答，意思很明显。  
“你敢说你不爱我？”  
“鬼才——”话音未完，一记火焚般的缠吻迎面印上。  
他吻得狂、吻得烈，激缠难分。  
他吻不腻她。很奇怪，每次碰著她，他只想更进一步探掘，寸寸掠夺，直到完完全全占据她。

在他怀中，她化为一摊春水，忘了怒火，忘了娇嗔，全心全意被他所珍爱著。  
为什么呢？面对他的激情缱绻，她总是无法拒绝，甚至忘了——什么叫思考。  
益发浓重的喘息在她耳畔轻回，她感觉到他的大手正覆上了她胸前的柔软。她惊喘一声，意识更加虚浮，熟悉的情悸教她浑身虚软。  
“你也想要我，对吗？忘不了那一夜的，一直都不只我一人，是不？”  
香漓无法回答，因为他说中了她最脆弱的心事。  
“那就别再抗拒，你知道我一直很渴望你——”带著激情魔力的指尖往下探索  
香漓浑身一震，没让他有机会再挑起她的迷乱，因为她已慌乱地推开他。  
“朱玄隶！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她又气又急，踉跄地退开数步，不住地喘息著，晕红的小脸犹有未褪的情潮。

“我——”  
“你搞清楚！今非昔比，我不再是当初那个可以任你玩弄的女人了！”她瞪著他，既恼怒，又羞愧。  
她恼怒于朱玄隶那种不尊重她的轻狎心态，而对自己这么轻易便受他撩拨也大感羞愧。  
“不是的，香漓——”  
“不要靠近我！要泄欲去找妓女，求你放过我，不要再来纠缠我，行不行！”退开数步，她转身狂奔。

她的平静得来不易，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她？  
朱玄隶没再追上去，他只是静静地、沉默地目送她远去的身影。  
她究竟是怎么看待他的？  
在她眼中，他真是个浪荡狂妄的人吗？  
他不自贬，然而这一刻，他不由得自我怀疑起来了。  
在她心中，他算什么？他到底算什么？

-----

那天过后，朱玄隶果真如她所言，不再出现在她面前。

他需要一点时间，厘清满怀的纷乱。

他对香漓，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对她的渴望，从一开始就有，吻她、抱她，单单纯纯只因为他要她，这当中绝无半点轻浮狎玩的心态，然而，这强烈的渴求，代表的又是什么？

只是身体的满足？

还是……

他要的若只是她的身体，直接拖她上床不就好了？用不著以强势压人。几回的亲密接触之后，他很清楚香漓抗拒不了他的调情与诱惑，对他这个情场浪子而言，生嫩的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他却选择了适可而止……

他要的，不只是她身体上的臣服，还包括心灵。

他朱玄隶几时在在意过女人的心了？以往，来来去去的女人不知凡几，这些女人当中，又有几个是真心爱他的？他从来都不当一回事，更不会拘泥于此，只除了香漓……

要不，他干什么花工夫去逗她、闹她，看她气红了娇颜，对他破口大骂的可爱模样？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又不是变态。

可，他是真的享受和她在一起时，那份难得的恬适与自在，对她的迷恋，除却肉体纠缠，还有一份心灵的渴求。

他不明白这样的眷恋算什么，这一生不曾有过，他好迷惘。

能够永远吗？他自问。

他对她是认真的，但这份情又能持续多久，他对这颗浪荡成性的心没把握。

若给不起一辈子的专一，他是不该再去招惹她，这对她不公平。

然，他又如何舍得下她？

回答他的，是一室的怅惘迷离

朱玄隶的消失，让香漓清静了好一阵子。

没想到他是这么好商量的人，这让香漓很意外，在她的印象中，早将他定位为死皮赖脸的烂痞子了。

这会儿，他趁了她的心，摆脱了纠缠的她，应该要觉得正中下怀才对，然而，只有她才知道，在她内心深处，已悄悄浮起了挥之不去的失落……

甩甩头，压下不该有的情绪，她强迫自己将全副精神放在眼前的绣品上。

再过半个月就是义父的寿辰，她得赶紧将这童子拜寿图绣好才成。

才刚全神贯注地准备下针，奴儿慌乱的叫声由远而近，传入她耳中

“小姐、小姐，不好了”

“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香漓起身迎向她，稳住她娇喘吁吁的身子。“瞧你，大著肚子还冒冒失失的。”

“没时间管那个了！小姐，我刚才听夫人说，老爷被关进刑部大牢了！”

“什么？”香漓愕然惊叫。“怎么会这样？”

“好像是老爷被指称勾结外邦，通敌叛国。”

通敌 叛国！

这四个字，有如一记巨钟，敲得香漓脑海嗡嗡作响，那可是连诛九族的杀头重罪啊！

她并不怕死，但是义父年纪大了，怎堪再受此折磨？何况，再过半个月就是他的寿诞了

……

蓦地，她抓著奴儿的肩，急道：“不可能的！义父的为人我很清楚，以他的志节风骨，绝不可能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他一定是受人诬陷，一定是！”

“小姐，你先别激动，我们都相信老爷，但是唯今之计，是要想想如何营救老爷啊！”

闻言，香漓松了手，泄气的跌回椅中。“有什么方法可想？我们里里外外全是妇道人家，如何与人周旋？要不了多久，搞不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

“那”奴儿犹豫了下。“临威王爷呢？你何不去请他帮忙？”

香漓轻颤了下，再次听人提及朱玄隶，难言的复杂滋味在心头激荡。

“不可能的。”她无力地摇摇头。

上一回，她才把话给说绝了，是她坚持不再与他有所牵扯，他怎么可能回过头来帮她？

“不去试试怎么知道？王爷那么喜欢你，我相信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香漓揪紧了心。难道她必须以美色为交换条件？这难道是她逃不开的宿命？

深吸了口气，她毅然点头。“好，我去！”

义父待她恩重如山，如果没有他，便没有今日的宋香漓，今日，即便是牺牲自己，她亦在所不惜！

香漓发现，她想得太天真了。

王府戒备之严谨，她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

“这位小哥，麻烦你，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见王爷。”

“王爷岂是你要见就能见的？去、去、去，别来烦我。”

“可是”香漓蹙著眉，本想说她是王丞相的女儿，但是如今，义父已成罪犯之身，她说了又有何助益？

正愁眉不展时，大门霍然大开，一身锦衣华服，娇美无双的妙龄少女被簇拥而出。

她没多想，赶忙走上前去。“这位姑娘”

“什么姑娘！见著双月郡主还不下跪！”一旁的侍女厉声喝斥。

“郡主？”香漓错愕著。她是听说朱玄隶有个绝艳小妹，就是她吗？

来不及反应，便见朱澈彤一巴掌往身畔侍女挥去。“大胆，这儿岂有你说话的余地！”

挨了巴掌的侍女，闷著声不敢再多言。谁不知道这备受骄宠的郡主，行事只凭自身喜恶，哪会顾虑别人的心情。

这郡主脾气恁大，求她有用吗？香漓开始不确定了。

想归想，她还是决定姑且一试。

“呃，郡主，民女有要事求见王爷，可否请你通融……”

“见我大哥？”朱澈彤正视她。

这女子样貌生得不错，很像大哥会看上的类型。

“进来吧，我差人去问问大哥的意思，他见不见你，就看你的造化了。”

“是，多谢郡主！”香漓既意外，又感激地道谢。

原来，这双月郡主也没想像中那么难相处。

没一会儿，香漓被请进了书房。

“香漓，你怎么来了？”朱玄隶起身迎向她。

香漓悄悄抬眼，见他的神情并无任何不豫之色，忐忑的心这才稍稍安稳。

“怎么了？苦著一张受虐小媳妇的脸，我今天可没欺侮你。”他低笑。

“我……”她真的笑不出来。

“方才之事，我全听说了，你放心，我会交代下去，下回你来，绝对不会再受到这等无礼待遇，别介意了，好吗？”

“不，不是这样……”她什么都不是，有什么资格介意呢？

朱玄隶沉默了下。

“那么，是为了王丞相的事吗？”既然她难以启齿，他就代她说了吧。

朱玄隶这一提，香漓两滴清泪旋即掉了下来。“王爷，我求你，救救我义父好吗？我……我……”

“别急，香漓。”他轻轻拍抚她，柔声道。“这事很棘手，我不是不帮，而是需要时间。”

香漓凝著泪，不语。

“王丞相刚正不阿，屡屡得罪了严国舅，两人不合之事，早已众所皆知。今日早朝时，严国舅参了你义父一本，通敌叛国一事，震惊了朝野上下，无人敢保他，何况，严国舅手中握有你义父勾结外邦的亲笔信函，铁证如山。就算明知王丞相含冤莫白，一时之间，我也无法可想。”

香漓一听，更是泪花纷坠。“不会的，我相信义父，他是这么忠君爱国……无论如何，请你救他，只要你救回他，我……我的一切全随你……”

朱玄隶眉心一蹙。她的意思是，要以自身为代价，以期盼他伸出援手？也许吧，至少这样一来，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拥有她，并且不需觉得愧疚。但是……这真是他要的吗？无法深入思考什么，他被她的泪弄乱了心神。“好、好、好，香漓别哭，我答应你就是了。”他将她拥入怀中，细细安抚。好特别的感触，原来真心怜惜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心情。

一连七日，香漓坐立难安，日日上门询问情况，却总是见不到朱玄隶的人。她开始惶惶不安地猜测，他是否刻意避不见面？通敌之罪，非同小可啊！这么敏感的罪名，一个弄不好，连他都会有事，他的确没必要为了一个女人，放著安逸日子不过，无端端惹祸上身。这么一想，她更加食不知味，寝难安枕。义母日日以泪洗面。弄得她更是心力交瘁。“不会的，小姐。王爷不是这种人。”这是奴儿的安慰之言。“但愿如此。”她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朱玄隶身上了，他可千万别让她失望才好啊！消极地一日等过一日，直到“小姐、小姐！老爷回来了！”香漓惊跳起来，怀疑她是否听错了。错愕了好半晌，她撩起裙摆，拔足往前苑飞奔。“爹”站在厅口，见著落魄的父亲，泪水瞬间盈满眼眶，直到父亲朝她张开双臂，她才激动地投入他的怀抱。“爹！”“傻丫头。”王丞相目中有泪，欣慰地轻拍义女的背。好一会儿，两人稍稍拉开距离，她傻气地抹著泪，问道：“爹，这是怎么回事？”“全赖临威王爷倾力相助，为父才得以洗刷冤屈。”“你是说——”朱玄隶？他一直信守诺言，四处为她奔波？“多亏王爷不眠不休，明察暗访，苦心用尽，这才得知城外有个人临摹的工夫出神入化，于是施了点小计，让那人坦诚受了严国舅指使，推翻那封通敌的伪造书信，这才还了为父清白。”香漓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心情，好强烈的撼动揪紧了心房。这一刻，她突然好想、好想见到他！“香漓，你去哪？”身后的王丞相不解地追问。“向王爷道谢！”丢下这句话，她已不见人影。

“宋姑娘，你来得真不巧，王爷正在休息。”“没关系，我只是看看他，不会惊扰到他的。”“那……好吧。”王爷交代过，宋姑娘是王府的贵客，他可没胆子得罪。瞧一千仆人战战兢兢的模样，香漓不禁莞尔。这情况比起第一回，差异何止天壤。放轻了动作步入寝房，呈现于眼前的景象，令她眼眶蓦地一热。衣未宽，鞋未脱，他等于是沾枕便睡。他——竟累到这种地步！凝望著他深深刻划著倦意的俊容，不难看出他定是多日未曾合眼。原来，这些日子，她之所以寻不著他的人，是因为他正不分日夜，马不停蹄地为她忙碌，而她，却不明究理地心生猜疑，误解了他……道道热流在心头冲击，她必须努力吸气，才能压抑住奔腾的心绪。为了让他睡得舒服些，她伸出小手，替他脱了鞋，并且小心翼翼地在不惊动他的情形下为他宽衣。摸索到腰际时，一样眼熟的小物品忽然吸引住她。这……不是她的香囊吗？

这是她自己缝制的，她不可能认错，但文怎会在他身上？  
莫非 是那一夜？  
长久以来，他一直随身携带吗？那是不是表示……  
她在他心中，应是有些分量吧？  
否则，他又何必如此……  
难言的柔情在心田泛开，她轻勾起一抹笑，将香囊放回他的怀中，继续动手替他解开上衣。

“ 嗯…… ” 朱玄隶模糊地低吟一声，睁开了眼，对上她清丽的脸庞。  
“ 香漓？你怎么会在这里？ ” 低哑的嗓音，犹有未清醒的浓重倦意。  
“ 来向你道谢，并履行我的承诺啊！ ” 她含羞带怯地道。  
意外得知他对他亦有几分真心，就已足够，她注定是他的人了。光是他做的这一切，便有绝对的资格得到她。

“ 我不记得你给过什么承诺。 ” 他咕哝几声，翻身想继续睡。  
香漓顺势替他脱去外袍，一步步宽衣解带。  
真是 “ 忍无可忍 ” ！  
朱玄隶反手一拉，将她扯入怀中。  
“ 唔 你的衣服 ” 还没脱完。  
“ 宋香漓，我累得要命，没力气做你想做的事，你安分点，别再招惹我了！ ”  
寥寥数语，说得香漓满脸通红。  
“ 玄 玄隶…… ”  
“ 嗯？ ” 他将她搂得更密，无意识的哼应。  
“ 谢谢你。 ”  
“ 啧，闭嘴，睡觉！ ”  
“ 我是真心的。 ” 没得到回应，她又唤了声：“ 玄隶？ ”  
微仰起头，才发现他早已睡得不省人事。  
轻轻地，她笑了。  
柔顺她偎回他的胸怀，她安心地闭上了眼。  
多日来，她首度安稳入睡 在他的怀抱中。

花明月黯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盘。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  
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字笺上，有著刚毅豪迈的四行字。  
香漓了然地一笑，抬首问：“ 奴儿，他人呢？ ”  
“ 怎么？才多久不见，就这么急著见情郎？ ” 用脚趾头都猜得出上头写了什么。  
这临威王爷也真够大胆了，这么绮艳的幽会诗他都敢写，明目张胆地勾引人家大闺女，也不怕老爷拿刀追杀他。  
“ 你到底说不说啦！ ”  
“ 我敢不说吗？你不跟我没完没了才怪。 ” 原来戏弄小姐这么好玩，难怪临威王爷乐此不疲。  
“ 奴、儿！ ”  
“ 好、好、好，我说！你不要再过来了。 ” 她一点都不想见识什么叫 “ 一尸两命 ”。  
“ 王爷要我传话，就像诗上提的那样， ‘ 今宵好向郎边去 ’ ，如果你要是不方便出来，他也不介意你 ‘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 ，他绝对会恣意怜爱你。 ”  
嫣颊火红地烧烫起来。“ 他真的这么说？ ”  
以朱玄隶的个性推测，这的确像是他会说的话。  
“ 难不成是奴儿造谣生事？ ” 好一句 “ 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 ！真不愧是浪荡情场的临威王爷！

“你……你可别乱想，我们才没有那个……”她期期艾艾地解释著，都快无地自容了。

“哪个？”

“就是……就是……唉呀，死奴儿，你明知故问！”要不是奴儿的表情太暧昧，她实在不想愈描愈黑。

“哼、哼！一脸的春风得意，还说没有！”

“真的没有啦！”

“你想说他也是正人君子？别逗了！”

“是真的！”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往来频密，但是除了相互倚偎、换取轻柔缱绻的亲吻之外，再无其他了。

他的吻，甚至不若以往那般热烈激缠，那股狂肆的索求真的收敛了很多。

“那……小姐，你打算怎么办？”奴儿的神色突然认真起来。“有没有逾越礼教的行为姑且不论，你们过从甚密之事，早已人尽皆知，你的名节怎么办？”

香漓摇摇头，苦恼地蹙起眉。“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喜欢我，我当然看得出来，但是这样的喜欢能持续多久，谁又知道呢？”

“那么你呢？你喜欢他吗？”

“那还用说！”她连想都没有想。

一直到后来，她才发现，其实早在第一眼，他那浪荡的神采便眩惑了她，她的心早已沦陷。

而以前她一直以为她爱的人是萧铭诚……

如今想来，那根本不是爱，只是患难中相互扶持所衍生出来的惺惺相惜，就因为这样，在面对萧铭诚舍她而就名利时，她觉得悲愤，觉得难堪、觉得无颜苟活，但却没有泣血锥心的痛苦；伤感过后，她仍然可以潇洒地抛开。

但是如果……如果朱玄隶这么对她……

不，她无法想像！光是假设，心就好痛！

如果这不是爱，那么，还会是什么？

是的，她爱他！

但是他呢？

不需多说什么，由她的神情中，奴儿已明了一切，这样的痛，她尝过，没人会比她更清楚个中滋味了。

“爱上一个无心的男人很苦，小姐。”她所爱的男人，与朱玄隶有一个共通点

对女人可以多情，却无法长久地对同一个女人认真。

不过，至少王爷对小姐是绝对的珍爱，而她呢？

什么也没有！

-----

香漓和奴儿谈过之后，心情一直处于纷乱状态，无法平复。

玉兔东升时，她依约而来。

这些日子，她经常在王府走动，也因为这样，朱玄隶已正式将她引见双亲，由老王爷夫妇的眼神中，她感觉得出来，他们已将她当成儿媳看待，但是朱玄隶本人呢？他又是抱著何种心态？

叹了口气，她又看了眼手中的纸笺。

写这什么鬼字条，语焉不详的，就会调戏她。

什么“画堂南畔见”，王府南畔哪来的画堂？只有池塘啦！

可她实在怕死了池塘，很担心朱玄隶一时玩性又起，再次恶劣地推她下水……

噢，很难讲，这个混蛋的行为模式不是她能预料的。

“宋姑娘，我家王爷在南畔池塘候你已久。”一名仆人恭敬地道。

天哪，还真的是池塘！

香漓在心底连连哀嚎。她能不能不要去了？

骑虎已难下，就这样不战而逃太丢脸了。硬起头皮，她举步维艰地应约去了。

“干么呀，一脸上断头台的样子。”亭中等候的朱玄隶迎向她，张臂接住她，轻点俏鼻。

“你保证不搞鬼？”他的态度是那么温存多情，应该不至于吧？

“搞什么鬼？”见她一脸戒备地盯著不远处单h兀 蛭蛭恍A！肝乙匀烁癖vあ！\*

香漓这才放下心来。

“走吧，花好月圆，我备了酒菜，咱们把酒谈心。”

哪知，香漓不给面子地回道：“狗肺狼心，有什么好谈的？”

朱玄隶大笑。“香漓俏姑娘，你不愧是我朱某人的红颜知己。”

这人是疯子。头一次看到有人被骂还这么爽的，真是贱骨头。

所以呢，她也不准备用浪漫死人的方式和他谈情说爱了。

不过咧 讲坦白话，这朱玄隶也不是真的很不可取啦，至少，他是个很体贴的情人，和他在一起，可以很轻松、很自在。

“来，嘴巴张开。”夹了一小块精致糕点，立刻住美人这儿贡献了去。

瞧，轻松到只要动嘴就行了。

香漓舒舒服服地斜躺在亭子上的长石椅，身后有著厚实的胸怀供她倚偎，完全没有伤风感冒的危险，多么美好啊！

“好吃吗？”他低问。

她点头。“好吃得不得了。”

“你吃完你想吃的，那我呢？”

“没人缝住你的嘴。”

“好。”既然她这么说，那他就不客气了。

朱玄隶倾下头，大大方方地掳获两片芳唇 这，才是他想“吃”的。

“唔 香漓嚶吟一声，伸出玉臂揽住他的颈项，全心全意地回应他。

朱玄隶细细柔吻，湿热的舌与她缠绵，细密地、轻缓地品尝这唇齿相依的醉人。

旖旎春情幽然流泻，更胜夜的轻幽浪漫。

好一会儿，他移开娇艳朱唇，意犹未尽地舔吮她光滑细腻的雪颈。

“好吃吗？”她学著他的方式问。

“好吃得不得了。”他亦道。

“那么 ”深吸了口气，她压下羞怯，壮著胆子，小手悄悄在他身上滑动，朱唇贴近他耳畔，吐气如兰。“欢迎享用。”

朱玄隶一震，愕然抬眼。“香漓，你 ”

“这是我答应过你的。”她拉下他的头，主动送上勾情的一吻。

天！她在做什么？

百般克制自己，甚至不敢太过深入地亲吻她，为的就是怕会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愿再冒犯，不愿令她感到悲辱，可是她.....

他发现，要抗拒她真的好难！

挣扎著移开她诱人的香唇，他喘息著，紧蹙的眉宇，不难看出他压抑得多辛苦。

“你用不著这么做的，那天就算你不来求我，我也会竭力救王丞相，我只是在维护朝纲，代皇叔留住朝廷栋梁，做我该做的事。”

香漓沉静地看著他，秋瞳盈盈如水。“不论如何，还是谢谢你。”

这才是重点，是维系他俩唯一的重点，是吗？

朱玄隶回自己一记苦笑。

“但，我话说出去，就不打算反悔。”她不疾不徐地又接续道，柔荑悄悄移向他的腰际

“等、等等！”朱玄隶及时抓住欲解他腰带的小手。“我只问你一句话：王丞相一事不谈，今天，没了这项约定，你还愿意将自己交给我吗？”

香漓柔柔一笑，仰首迎向他优美的薄唇。“你话太多了。”

朱玄隶头一偏，避了开来，坚决道：“回答我，香漓！”

谁说他不是君子？在她看来，他绝对是！

怜惜地笑叹，她移近他耳畔，轻吻他发热的耳根。“我当然会，呆子！”

够了！有她这句话，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反手搂住她，朱玄隶不再迟疑，一记狂吻压了下来，禁锢的热情再无顾忌地熊熊爆发。

鸷猛的吻，如烈火燎原，狠狠烧痛了身心。多久了？他没再碰过任何一个女人，渴求温润女体慰藉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他急切地扯开她的前襟

“玄 玄隶.....”她虚弱无力地轻唤。

“干什么？”她最好别在这个节骨眼要他打住，否则，他真的会死给她看。

“别……别在这里……”万一让人看见，她也甭做人了。

“害羞？”此处是整个王府最幽静的地方，平日根本不会有人来，但是香漓既然不喜欢太“光明正大”……那好吧！

他抱起她，闪身没入亭外的假山流水，以巨石为屏障，掩去两人隐约的身形。

“这样总行了吧。”

“还不是一样……”没门没户的，好羞人。

“你没得选择了。”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降下身子，噙住她意见忒多的小嘴，不让她再有机会发言。

“唔……”香漓娇吟一声，迎向他的探索，让他吻得更深入。

朱玄隶扣住娇软香躯，将她按向炽热的欲源，感受他高亢勃发的爱欲。

“你怎么这样……”香漓羞红了耳根。

“这是你造成的，别故作无辜。”他哑声道，拉著她的小手指引她主动探索。“不是第一次了，热情一点，小女人！”

要像他那样吗？天！她怎做得出来！

贴著娇躯的大手往下移，撩高了裙摆，探向羞涩的女性阴柔。香漓惊抽了口气，浑身虚软地倒向他。

朱玄隶张手接住她，另一手伺机一举探入，扣住湿热的幽穴，拇指有规律地揉捻著发烫的珠蕊。

香漓闭上眼，双手搂住他的颈项，贴靠著他的肩，细细喘息。

他总是能带给她最震撼的感受，不论身或心。

接收到她悸动的回应，他长指探得更深入，有力地律动了起来。

“啊”她不住地娇吟出声，气息急促起伏，在他怀中化为一摊春水。

“你令我疯狂！”浑圆酥胸摩挲v 绞档男屙牛 由狭松 咋桐慕棵牡驼鳌 貌恢 鳌裁矗 鸵哑 俊\*

“替我宽衣。”他舔吮著发热的耳垂，呢喃般地轻吐气息。

嫣红的脸蛋贴著他，香漓凭著本能，在他腰际摸索，解下腰带，裤头……不经意的移动，碰著了如钢似铁的灼热……

她一下子脸红得几欲燃烧。

朱玄隶粗喘一声，再也无法忍耐，让她半坐在身后的石子上，迅速而狂切地冲入了她体内，惹得香漓惊叫一声。

没让她有机会说话，他迫不及待地深深冲刺了起来，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狂野，完全忘我地投入其中，挥洒长久禁锢的热情。

天！这么美好的滋味，他真不敢想像，自己居然可以忍受这么久不碰女人

不，或许该说，这般美妙的感觉，只有香漓能带给他，她让他觉得这一年的等待是值得的。

“玄 玄隶、玄隶”空盈间随之而来的狂喜，令她忘形地喊叫出声，随著他的律动起伏旋舞。

从没有一个女人的呼唤能这么令他满足与感动，她，是第一个。

他以著最深沉的冲刺，回应她的浓情

云雨稍歇。

朱玄隶拉拢她凌乱的衣衫，轻搂著她，两相倚偎。

“还好吗？”方才的云雨激缠，他似乎稍嫌狂放了些，热情一旦解放，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不知她是否受得住。

“嗯。”她轻点了下头，慵懒地偎著他。

轻拂开她汗湿的发，他温柔地亲了亲她的前额。

“玄隶，我有事告诉你。”突然想到什么，她坐直身子，仰首看他。

“嗯？”什么事这么慎重？

“是关于”她难以启齿地顿了顿。“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王丞相的义女吗？”

朱玄隶有些许意外。“为什么突然想告诉我？”他本以为，她一辈子都不会说了。

“我不想再有事瞒你。”她的一切，都给了他，连秘密也不想有所保留，尽管是难堪的疮疤。

她要以最真的自己面对他，完完全全的付出。

“好，你慢慢说。”他轻扬迷人的笑，很包容地看著她。

困难地吞咽了下口水，她低垂下头，小小声地说：“本来，我有个青梅竹马的情人，为了他要赴京赶考的路费，所以我才会和你……”

“然后呢？”他没表示什么，耐心听下去。

“他高中状元，却……”她闭了下眼，备觉难堪。

“就这样？”讲得零零落落，听得懂的人他头剃下来让他当球踢。

“对不起，玄隶，我……”

朱玄隶摇摇头，抬手阻止了她。“是迎娶尚书 的新科状元萧铭诚吧？”

“你 ”他知道？

“傻瓜！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那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天底下的事，只要我有心，什么事瞒得过我？”

多么狂妄自负！

若在从前，她会嗤之以鼻，但在深入了解他后，她确信他有这个能耐。

“王丞相说，你是落水被他救起，他见你蕙质兰心，于是收为义女。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萧铭诚禽兽不如，打算杀人灭口；一是你备受羞辱，于是跳水寻死，了此残生。可萧铭诚这人我见过，他是利欲薰心，却没那个狗胆做出要尽天良的事，那么，只可能是你存心轻生了。”

经他这么一说，香漓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

“因为你受了这么深的屈辱与苦楚？”他低笑。“我没那么无聊。”

香漓愕然。“可是 我只是个被抛弃的女人。”她愈说愈小声。

“那是萧铭诚太愚蠢，看不见你的好。功名利禄，哪比得上佳人多情。”说著、说著，温热的唇万般沉醉地流连于凝雪玉颈，并企图往下偷袭。

香漓的气息紊乱了起来。“你 你是真心的吗？如果是你，你会为我放弃似锦前程？”意已乱，情已迷，但她还是坚持弄清心头的疑问。

“你的问题真的很无聊。”拂开前襟，他继续偷香。

“但我想知道。”如今的他，已是天之骄子，一身荣宠，这样的假设，根本不可能存在他们之间，但她就是想听听他的回答，即便是谎言也好。

“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宋大姑娘。我朱玄隶一生只求快活潇洒，我会为了前途而放弃自身的冀求与快乐？哈，开什么玩笑！”多么狂肆任性的回答，这就是标准的朱玄隶！

“真的吗？”她又惊又喜。

“我要你，小东西。”比起香漓，那些劳什子虚名，根本屁都不值一个。

他拉著她的小手，移向他亢奋的欲求。“这样够明显了吗？”

“那哪能相提并论……”明明是很严肃的话题，却被他曲解得不正不经。

“在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委屈自己的渴望，而只有香漓能满足他，除此之外，其他的在他眼里一点都不重要。

“你……除了这档子里，你脑中就装不下其他东西了吗？”她羞恼地娇斥。

朱玄隶哈哈大笑，大掌尽情揉捏她胸前的浑圆白玉。“那也要有让我‘冲动’的女人才成呀！除了你宋香漓，这世上能让我兽性大发的女人还真没几个呢！”语毕，他低首吮住轻颤的娇艳红梅。

香漓浑身一僵。“没几个？但并不代表完全没有？”

她，一直都不是唯一……

朱玄隶敛去笑意。“你在乎这个问题？”

“你以为我不会在乎？”遇上感情，再豁达潇洒的女人都放不开，他太高估她的胸襟了。

“我以为……”不是没想过，只是太过迷惘，太多的不肯定，连他都给不了自己答案。

“玄隶，在你心中，我到底算什么？”终于，她允许自己流露出缕缕哀怨，不再以坚强伪装自己。

“别问我这个问题！”他收回手，生硬地移开视线。

香漓轻咬下唇，暗自心伤。“是，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玄隶，我不是你的最初，也不是最后，在你的世界中，我到底被定位于何处？你想过没有？”

他不语，一阵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轻回

良久，他低低启口。“你真那么介意？”

“对，我介意，我非常、非常介意，行吗？”委屈地低嚷完，她侧过身去，不再看他。

一段看不到未来，不知何时会结束，宛如昙云的欢情，她情何以堪？

对他说过这些话的女人，不是只有她，一旦他身边的女人有了逾距的要求，他的回应便是毫不眷恋地转身，从不为谁停留，也不想被谁拘束，然而，面对香漓，他却怎么样地无法放开她

也许，这一次他是来真的了。

投注无比的真心，不知不觉中，她的情影已然融入灵魂，生命中再也不能没有她。

低低叹息了声，他投降了。

由身后轻环住她，倾身在她耳畔温存呢喃。“给我时间，可以吗？”

一时之间，他无法承诺什么，但他会試著去做。

是该收收心了，浪荡了二十多年，如今他才看清，好女人，其实一个就够，今后，他会试著全心全意去对待怀中的女子。

香漓愕然回首。他这是在告诉她，他愿意尝试改变自己？

朱玄隶以微笑作答，大手覆上酥胸，不安分地搓揉起来。

“玄隶”她的明眸浮起泪光，是悸动，也是感动。

她不再要求任何承诺，他能让步她就觉得很欣慰了。

“傻瓜。”他吮去它的泪，指引著她分开腿，温柔地进入柔嫩温润的女体。“要真的感动，就热情回应吧！”

香漓不语，以行动代替了回答，迎向他密实的律动

月明知水，星儿满缀，绮丽夜色下，欢情缱绻的人儿，为轻幽浪漫的夜更添韵致。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形影相偎，浓情如蜜。

他们的事早已传遍，所有的人早将他们视为一对佳偶，暗自流传著临威王府与丞相府喜事将近。

对于这位救命恩人，王丞相有著太多的感激，自是乐见其成，满心期待朱玄隶成为他的佳婿。

想起他，香漓便不自觉的扬起轻柔浅醉的微笑。

“小姐！”一声出其不意的叫唤出身后冒出，奴儿不轻不重地拍了下她的肩，吓了她好大一跳。

“哇”香漓惊跳起来。“死奴儿，你想吓死我啊！”

“是你自己不知道在想什么，傻呼呼地直笑。”奴儿凑近她，俏皮地眨眨眼。“想情郎哦！”

“坏丫头，你敢取笑我！”香漓扬起手，娇嗔地捶打她。

“好，不取笑你，我们来说点正经的。”奴儿敛去笑谑。“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娶你？”

香漓摇摇头。“不晓得，走一步是一步了。”

严格说来，他其实未曾给过她什么具体的承诺。

“不晓得？”奴儿差点昏倒。“你们都已经‘那个’了耶！”

“哪个？”她随口打混过去。

“还哪个！你别装了。和你口中那个‘用下半身比上半身多’的男人在一起，你们还能‘哪个’？”

香漓俏容微红。“你又知道了？”

“别告诉我，你脖子上的红色痕迹是被蚊子咬的！”她是小姐身边最亲近的人，这事哪瞒得过她。

“就是被蚊子咬的！”香漓噘起嘴，赌气地嘟嚷。

“是啊，好大一只蚊子呀！”

“你讨厌啦！”

“是，我讨厌，去找你的蚊子，让他‘咬’个尽兴吧！”

“玄隶？”她不解地询问。

“是啊。来邀你出去走走，等你好些时候了。”奴儿悠闲地回道。

“你怎么不早讲！”还故意扯东扯西，说些有的没的。

她撩起裙摆，急急往前厅奔去。

“哇，健步如飞耶！”奴儿忍不住又抛出一声调侃。

“闭上你的嘴，奴儿！”远远丢下一句，她已不见人影。

敛去笑意，奴儿专注地望著她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道：“祝福你，小姐。”

-----

“怎么啦？噘著一张小嘴，谁惹你了？”走在街上，朱玄隶牵著她的手，笑问。

“奴儿啦！老是戏弄我，还指桑骂槐，把你比成蚊子。”香漓半带撒娇的告状。

“哦？这样啊！那的确是罪无可逭。”他想了想，通：“这样好了，我把她追上手，玩弄过后再甩掉她，让她去伤心欲绝，你说好不好？”

“你！”香漓闻之气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死混蛋！就会藉机玩女人。

朱玄隶沉沉低笑。“你醋劲真大。”

“谁吃醋了？你去玩女人啊，最好早得病！”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向很小心，和我在一起，你绝对‘安全’无虞。”

“你——你这狗嘴！”她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啧啧，如连‘上半身’都输我。这证明了我上半身与下半身一样有能耐，认同了吗？”真是大言不惭。

“你少不要脸了。”他已经够自大了，她疯了才去认同他。

“原来你比较喜欢我的‘下半身’？早说嘛，我成全你。可是——这里人很多耶，虽然我一向不太计较，可大庭广众，我还是头一遭呢，你确定要吗？”

这什么话？

“朱、玄、隶！我从头到尾都没说喜欢你的下半身，你不要太——”还没吼完，便见大街上一双双的眼睛全黏在她身上。

“呃——”她狠狠呆住。

她做了什么？天哪！她不要做人了啦！

当场，她恨不得一头撞死。

“我知道，我了解，想开点，不要太难过——”朱玄隶有模有样地摇头叹息，好像真的很遗憾的样子。

“你闭嘴！”都是这家伙害的，他还有脸说。

没勇气再多停留一刻，她低垂著头疾步离开，随便找了间馆子埋头就要钻进去。

“等等。”前脚才刚要迈入，朱玄隶后脚便将她揪了回来。

“你放手啦！”

“那是妓院。”要也是他进去嘛，真是的。

“噢！”小小的头颅都快垂到地板去了。

那，她另外找间铺子总行了吧？

“回来！”朱玄隶一伸手，又阻止了她。“你进棺材店做什么？我不过才小小的逗你一下，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他真怕这小母老虎一火，卯起来追著他砍。

“我没那个意思。”声音低得都快听不见。

“算了，你还是跟我走吧！”朱玄隶拉起她，在附近找了家茶楼坐下。

“可以抬头见人了。”点了壶浙江龙井，他斟了满杯，“孝敬”到宋大姑娘面前。

“你这人就是这样。先闹完人家才来献殷勤。”害她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不闹你怎么有藉口献殷勤？”

喔，敢情她还得感谢他戏弄她？

“你这人的嘴就是这样，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这点我认同。有的时候，它可以很‘活’，有没有兴趣试试？”

看吧，又来了。没见过比他更贱的嘴。

“没兴趣！”她故意打了个呵欠，很不屑地剥著花生。

很好，她又“侮辱”到他的男性尊严了。

“今晚过来。”此“仇”不报，他男人的面子往哪儿搁？

“不、要！”小下巴拽拽地昂高。

“那我过去。”反正就是要她收回那句“没兴趣”就是了。面对情场圣手，她敢没“性”趣？

“没床让你睡。”冷不防的又泼了桶冷水过去。

“我会让你整晚没时间睡。”

“没本钱就不要逞强，当心身体虚。”

“你担心一下你自己吧！”笑话！他会身体虚？

“狗嘴！”她丢了颗花生米扔进他嘴里。

“好吃，再来一颗。”朱玄隶不以为意，还颇为享受。

斗嘴笑闹中，他们互相喂著彼此吃花生，享受著难得的惬意时光。

突然，香漓僵凝住笑语，目光定在某个方位。

“怎么了？”察觉她的异样，朱玄隶顺著她的目光看去。

那个人也正看著她，眼神中有著意外、惊喜、思念……以及太多、太多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怀。

“你……你是香漓？”他迟疑著走上前去。

没想到他会上前认人，香漓神情不大自然地点了下头。“好久不见。”

“你好啊，翰林学士。”朱玄隶侧过身，唇角微勾，眼底却没有笑意。

“王……王爷！”萧铭诚又吓到了，赶忙下跪行礼。“卑职参见王爷！”

“起来吧！”朱玄隶手一挥，没多说什么。

香漓悄悄抬眼看他。此刻的朱玄隶，是一派的威冷凝肃，完全见不著平日与她打打闹闹的轻狂样，原来他不是天生就一副痞子样。

萧铭诚惊疑不安地来回打量著两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香漓为什么会上京来，而且还和王爷在一起？

“王爷，卑职可否与昔日旧识相谈两句？”没胆子要求朱玄隶回避，但事情不弄清楚又忐忑难安，只好硬起头皮开口，大不了措辞小心些就行了。

朱玄隶像是看穿他内心的惶然，似笑非笑地道：“请便。不过，你得当心些，这位可是王丞相的千金，别冒犯了人家。”

相府千金？

萧铭诚一下子又愣到八千里远去了。

“玄隶，你别吓人家了，我哪有这么娇贵。”

听她这么一说，那岂不表示……

“香漓，你你真的是……”

“重要吗？”她淡问。

早就没瓜葛了，她是何身分，对他又有何意义？

“我……你……还在怪我？”萧铭诚有些慌，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这个萧铭诚在干什么？大庭广众就讨论起来。她实在很不想在朱玄隶面前和他探究这些事，那令她备觉困窘。

逼不得已，她只好说：“有什么事，你到丞相府找我，我们再慢慢地谈，行吗？”

虽说已无理会他的必要，但两人毕竟有著多年情分，她不想做得太绝。

“那……好吧！”

“可以走了吧？”丢下一锭碎银，朱玄隶将手伸向她，香漓也本能地将纤纤柔荑放进他掌中，与他一道离去。

萧铭诚傻傻地站在原地。

王爷？香漓？他们……

如果近日京城的传闻属实，而香漓便是王水相的女儿，那么不就表示……

他跌坐椅中，脑海纷纷乱乱，再难厘清是何滋味。

“感觉怎样？”走了一小段路，朱玄隶突然冒出这一句。

“什么怎样？”

“萧铭诚啊！有没有爱恨交织、黯然伤怀的感觉？”

“如果我说有呢？”秀眉一挑，她娇媚地睨他。

下一刻，他将她反手一拉，没入暗巷，霸气猛烈的吻印了下来。

香漓勾起甜蜜的笑，伸手搂住他，启唇迎向他灼热的索求。

朱玄隶一手移向她脑后，将她更加密密地压向他，深切的探索，直要席卷她唇腔深处，掠夺她每一寸甜蜜。

良久，火焚般的吻几乎要夺去彼此的呼吸，他这才甘心放开她。

她娇喘吁吁，气息不稳，撒娇地赖在他怀里。“你也会吃醋？”

朱玄隶连连哼了两声。“我这是在惩罚你的没眼光，那种货色你也要？起码也找个像样点的，拿这家伙和我相提并论，真把我给侮辱了。”

“是这样吗？”没关系，她这个人是很好的。“好，我这就回去请义父安排我入宫，凭我的姿色，要捞个贵妃来当应是不成问题，这够‘像样’了吧？”

“你敢！”他低吼，惩罚性地重重亲了她一记。“你这辈子都会是我的人，不许给我三心二意！”

呵，呵，终于整到他一回了，好爽！

“还说不是在吃醋。”她笑笑地糗他，纤纤小指轻画他刚毅的下巴。

“你很皮哦！”他既无奈，又好笑，抓住顽皮的小手凑到唇边轻咬了一下。

“唉呀，会痛啦！你属狗的啊？见人就咬。”

“不喜欢咬这里？那好，我咬别的地方。”接著，他转移阵地，改为攻击她雪嫩的颈子，又吸又吮，又亲又咬，弄得她娇喘连连，浑身酥麻。

“喂，别……这里是外头……”

“有什么关系，又没人看到。”热辣的舌，难以履足地袭向领口

话才刚说完，一阵酥媚的女音便灌入耳膜。“哎呀，我说这不是朱少爷吗？真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香漓再一次羞得直想消失算了！

朱玄隶有些懊恼地停下动作，看看是哪个不识相的家伙坏他好事。

“你是花四娘？”对美人，他向来是过目不忘的。

“是啊！你这没小没肝的，这么久都不来看人家。”美人一摇一摆地偎了过来，好似司空见惯，对自己所打断的事，一点都不觉难为情。

“我很忙。”他下意识看了眼香漓。光这小姐就够他“忙”了，他哪来的精神去应付其他女人啊！

“喔”花四娘拉长了尾音。“原来是有了新欢，早说嘛！”

她上下打量著香漓，不住地直点头。“生得还真标致呢，是哪一院的姑娘呀？有没有兴趣到我这儿来做？我花四娘不会亏待你的。”

原先的羞怯一下子消失，香漓死瞪著朱玄隶。“她是做什么的？”

朱玄隶死命忍住笑。“你说我最常上什么地方？”

那还用说，当然是妓……什么？

她当场瞪凸了眼。“你把我当成了妓女？”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你才是妓女咧！”

“我本来就是。”花四娘抬头挺胸地宣布，似乎颇引以为傲。

香漓差点昏倒。“朱玄隶，你还不向她解释清楚！”

要是以后出门都被当成花街名妓，她也不要活了。

“好。”朱玄隶很听话地点头。“四娘，你可别误会了，人家不仅是正正经经的姑娘，还是位官家千金呢！”

岂知

“朱大爷，您别开玩笑。”这表情明显写著：和你朱大少爷在一起的女人，会有多正经？

这一回，朱玄隶再也忍不住了。但他只是小小声的偷笑，没笑得太嚣张。

香漓简直想杀人。

“你还笑！都是你的错！”

瞧瞧他名声有多烂！这个死混蛋！

见俏佳人开始冒火，朱玄隶心知不妙，赶忙道：“那个四娘啊，我们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那你今晚来不来？”

“再看看吧！”他模棱两可地回道。

好歹两人也有过一段快活时光，对于一个曾努力取悦过他的女人，怎好拒绝得太强硬。然而，这话听进两个女人耳中，却不是这么回事。

“好，今晚我等你哦！”在他唇上留下了千娇百媚的一吻后，花四娘扭著水蛇腰渐渐走远。

“呃，那个 香漓 ”

“走吧！”香漓没多表示什么，转身便要走。

能说什么呢？未曾生死相许，没有海誓山盟，她能要求他对她多忠实？

他是说过愿意尝试为她改变，但那又怎样？他也许试过，但做不到啊！本性是难以勉强的，风流了一辈子的心，如何约束得了？要他那双观尽天下美人的眼，今后只看她、只容纳她，那倒真是强求了。

她甚至没理由阻止他去找其他女人。

能怪谁？只能怪自己为什么要爱上一个太过多情的男人，奢求一颗分给天下女人，无法完全属于自己的心。

“真的生气啦？”朱玄隶偏著头看她。“别这样嘛，大不了往后和你上街，我便敲锣打鼓地昭告世人，说身边这位娇滴滴的大美人是名媛闺秀，不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这总成了吧？”

“疯子！”

“嘿，香漓、香漓 你到底要我怎样你才不生气，你说嘛！”

香漓叹了口气，停下步伐。“我没有生气。”

“小脸绷得紧紧的，还说没有！”他朝她两颊捏了一下。

“我都说没生气了，你不要闹我啦！”她索性拍开他那双贱手，看都不看他。

“那你笑一个。”

“呵 ”她随便敷衍了下。

心绪过于惆怅，实在没办法强颜欢笑，和他打情骂俏。

“真没诚意，要像这样 ”他将嘴咧得大大的，凑到她面前。“来，试一遍。”

“夸张！”香漓被逗得没法儿，这才展颜轻笑。

其实，她算是幸福的吧？至少，她在他心中永远占著最特别的位置，他愿拉下身段逗她、疼她、宠她，是不该再奢求更多了。

她如是说服著自己。

然而，谁能告诉她，为何内心深处，却隐约写著怅惘？

隔日，没有意外，萧铭诚立即登门造访。

分开了数月，脱胎换骨的香漓，早已不再忆起前尘旧事，如今乍然重逢，倒也没有太多的感觉，那段共有的岁月，已离她好遥远了。

亭中，她与他无言相对。

她不知道，她与他之间，还能再说什么。

“香漓，这些日子 你好吗？”

她淡然耸肩。“诚如你所见。或者，你以为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便该活得绝望？”也许，这其中也含有些许自嘲吧！

她笑自己的傻，居然曾经真的想不开。

“你在怪我吗？香漓？”他承认愧负她太多，但他没有办法，为了前途，他不得不忍痛割舍爱情。

香漓摇摇头。若在从前，她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如今，这一切对她已不再重要，她有玄隶，这才是她最在意的。

“你……你肯原谅我？”萧铭诚大喜过望，一时忘形地抓住她的手。

香漓僵硬地抽回手。“都过去了，无所谓原不原谅。”

“那么，”他停了下，小心翼翼地探问：“还是朋友吗？”

既已云淡风清，作朋友未尝不可，毕竟，多年情谊无法抹煞。

于是她点头。

“也就是说，我以后可以常来看你？”

迟疑了下，她再度点头。

每回谈到他，玄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她想，玄隶应该不会介意吧？

-----

“臣，朱玄隶，参见皇上。”撩起袍摆，他豪迈潇洒地朗声道。一面见礼，一面暗自思忖著皇叔突然召他入宫，究竟有何要事。

不知是不是他多心了，总觉得这一回气氛好像怪怪的。

“快起来，咱们叔侄俩私下聊聊，这些俗礼就免了。”边说，皇上边顺手倒了茗茶！  
ア！附轟 鹊 阔 ！\*

“臣不敢当。”皇上亲手给他倒茶耶！说气氛不怪，谁信？

“都说不用拘礼了，快坐下。”

“是。”落座后，朱玄隶主动起了头。“皇叔有心事？”

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主动引颈就戮还来得潇洒些。

皇上长长地叹了口气。“唉，你也知道，自从允准那孽子离宫后，太子之位就一直虚悬著。”

数月前，太子朱允淮私通后宫嫔妃一事，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兰妃的“香消玉殒”来划下句号，否则，事情还没这么轻易善了呢！

说到这个，他还真觉对皇叔有些过意不去，不大敢与之相视。

要不是他从中搞鬼，皇叔哪会失了女人，跑了儿子？这事要是泄了底，一顶欺君之罪的大帽子扣下来，他就是有十条命都不够死。

“皇上膝下多名皇子，才干不凡者大有人在，应是能够为皇叔分忧解劳。”他说得很心虚。

“他们再有才干，都不及一人。”皇上直视他，神情专注。

干什么用这种眼神看他？看得他心里头直发毛。

“谁？”他硬起头皮回应。如果可以，他实在很不想问。

“你。”皇上亦直言不讳。

不会吧？

朱玄隶可以想像，他此刻的表情一定很呆。

“皇……皇叔，您别开我玩笑。”

“不，朕是认真的。想必你也知道，当年若非你父亲胸怀大度，将本该属于他的皇位让给了朕，今日的太子会是你，这件事，朕一直记在心头，二十年不曾或忘。这些年来，你一直尽心辅佐，无怨无尤，朕都看在眼里，若说有谁最适合继承这大片江山，那么绝对是非你莫属。”

“可……可是……”没料到皇叔要跟他谈的会是这个，他心中打了个突，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

“听朕说完。”皇上抬手阻止他发言，又道：“虽然，朕属意由你接掌皇位，但有个条件，那便是云铮。”

“太子妃？”他接不接皇位，和这前任太子妃扯得上什么关系？

“云铮，是朕为允准挑选的太子妃，朕一直觉得愧对于她。这些日子相处下来，朕深深觉得她是个温婉善良的女孩，也十分疼惜这名儿媳，是允准没福气娶她为妻。其实整件事里，最无辜的就是她，看她被我们父子俩给误了终身，朕实在于心不忍，所以，朕要你担起允准该负的责任，接下皇位，也接下照顾云铮的责任。”

“什么？”顾不得礼仪，朱玄隶直接跳起来惊嚷。

开什么玩笑！这太扯了吧？

他承认他是对皇上及这位跑了老公的无辜太子妃感到过意不去，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得负起责任接收人家的老婆，这也未免太……

始作俑者怀抱美人，逍遥快活去，丢下烂摊子让他收拾，这还有天理吗？

“皇……皇叔，这万万使不得……”他要真答应了，那又将置香漓于何地？

皇上一口打断他。“难不成你嫌弃云铮？”

“太子妃才貌兼备，是微臣配不上她。”谈什么嫌不嫌弃，有道内幕，绝对没人知道，那

就是太子妃至今仍是完璧之身。

这允准还算有点良心，没误了人家。

话虽如此，但他绝不会当个诚实的乖小孩，否则一旦招供出来，他想不娶秦云铮都不成了。

不过话又再说回来，皇叔这回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纵使他不言明，可能也难推得掉了。

“那不就得了。”看吧，皇上根本不管他说了什么，迳自作下决定。

“皇叔！”

“好了，这事就这样说定了，毋庸再议，朕会择日颁旨，你下去吧。”为云铮择名好夫婿，已是他唯一能补偿的了。同时，更能为大统江山择一明君，这何等重要，皇上岂会轻易改变心意。

没来得及上诉，人就被赶了出来。

死朱允准，我被你害惨了啦！

这就是多事鸡婆的代价，早知道就不要管允准的死活了，弄得自己欲哭无泪，现在谁来管他的死活啊？

完蛋了，香漓准会和他没完没了，这下该如何摆平？

苦著一张脸，他无奈地叹息。

正在为难著该怎么向香漓提起此事，岂料圣旨尚未颁下，传言便已漫天四起，弄得家喻户晓，就只差本人尚未证实。

为了此事，朱玄隶苦恼地失眠了好几夜，就是想不出解决的万全之策。

秦云铮要老公，百姓要英明君主，这干他什么事啊？他招谁惹谁了？无端端惹了一身麻烦。

香漓想必也已风闻此事了吧？不知她究竟作何感想？

想著、想著，一股想见她的冲动油然而生，他立刻直奔丞相府。

到达后，奴儿告诉他，香漓正在接待“故友”，香漓的“故友”有几个，想都不用想。

“无妨，我到她房里等地。”反正都这么熟了，再故作君子，敬香闺而远之，那反倒显得太假了。

等了近半个时辰，香漓才回房。

见著了他，香漓有些讶异。“你怎么来了？”

“想你啊！”张臂将她抱了个满怀，低头问：“你和萧铭诚还挺多话可聊的嘛。”

“也没什么，随便话家常罢了。”她垂首盯著鞋尖，答得漫不经心。

“怎不抬头看我？那双绣花鞋会比我更赏心悦目吗？”一手勾起她灵秀细致的脸蛋，专注地凝视。“怎么，有心事？”

“没有啊！”她硬是扯开一抹笑。

传言已人尽皆知，不可能假得了，他不想说，她也不会主动追问。

试问，她有什么资格追究呢？他想娶谁，她一直都没权利干预，说了，只会破坏眼前的美好。

当她懦弱吧！她不愿面对，就当什么事都不存在，能拥有他一刻是一刻。

“真的没有？”他挑眉。

“没有。”

“你说谎！”轻捏了下俏鼻，他温柔道：“是因为近来那些关于我的风声吧？香漓，你听我说，其实”

“别。”未完之语，在纤素小手的轻掩下中止。“你有你的想法及做法，毋庸告诉我。”

“那你”她已经猜出他会推辞了？不会胡思乱想？

“我会在这里等你。”但那是在他娶了太子妃之前；之后，她会选择离去。

“嗯。”他如释重负地点头。

有她这句话，他就可以放心地去办他该办的事了。

她是那么善解人意，不哭、不闹，默默伴著他，不愧是他的知心红颜，他何其有幸，拥有了她，他这辈子都会好好珍惜她。

俯下头，轻怜蜜意的吻拂掠红唇，印下珍贵的证明。

芙蓉帐缓缓飘落，他以无尽的真心怜宠著她，串串洒落的蜜吻，代表著他真金不换的情

意，拥著温顺的以水佳人，热烈地埋入她体内，与她合而为一，那一刻，他真真切切地明白

他爱她。

是最初，也是唯一。

这一生，他将只爱她，只与她携手，只与她白头，只与她朝朝暮暮，不离不弃，直到走完今生。

朱玄隶想了很久，要用掉这件麻烦事，唯有找个“替死鬼”方能全身而退。

然而，问题又来了，能够取代他的人选要上哪儿找呢？放眼当今世上，能及得上他这般出类拔萃、卓然不凡的人已经不多，更甭提必须让皇叔心服口服。

原来一个人太过出色也是件麻烦事，真是伤脑筋。

他长吁短叹，很“哀怨”地想著。

这些时日，他经常入宫找秦云铮，美其名是培养感情，以便日后好相处，实际上，是为了深入了解秦云铮，好为她择一合适良人，毕竟是他害她跑了老公，若再将她随便塞给一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实在太缺德。

不过，说实在的，他还真是服了秦云铮了。对于皇上的安排，她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认命地贯彻著“生为皇家人，死为皇家魂，一切但凭父皇作主”的理论，无怨无尤地任人将她的人生捏圆搓扁……

天哪！他投降了，没见过比她更能将“妇德”彻底实践的人了，像她这种比水还温和的女人，碰上了朱允准这同样温文儒雅的男人，难怪矜冷平淡，激不起惊涛裂岸的情感。

难说是谁的错，只能说造化弄人。

至于他，和她就更不相配了。不是她不好，而是他需要惊奇趣味的人生，太过柔情似水的女人不适合他，他想要的，是香漓这个奇特的小女人，偶尔与她斗斗嘴，遇过招，享受生命的乐趣。

可，他又要到哪里找个完美人选呢？太风度翩翩不行，太狂放不羁吃亏的一定是她，看来看去，还真没几个及格的。

唉！这几天下来，他不晓得叹了几次气了，挫败感浓得差点淹死他。

晃呀晃的，沿著幽静的小径行走，不知不觉走进了一片清幽之地。

“这里是？”没让他有时间思考疑问，前头迎著夕阳，昂藏而立的男子吸去了他的视线。

“出去，涤尘居不欢迎任何人。”

好冷的声音，好孤僻的男人。

朱玄隶皱了皱眉，将注意力放在另外三个字上头。“这里是涤尘居？”

模糊的印象闪过

是了，他来过，记得小的时候，陪允准来过几次。

这么说来，眼前的男子不就是

“你是允准的大哥？”未经思索，话便脱口而出。

眸光遽然一冷，男子回过身。“我没有弟弟！”

光听这句话，他就知道他没猜错，这个人的确是允准的兄长，独居冷宫内苑二十余年的大皇子！

“事实就是事实，血缘是改变不了的。”他不苟同地反驳。

“血缘是吗？”朱允尘细细玩味，吐出的讥讽，字字带著剧寒。“血缘，是看不到的。”

好深的怨，好浓的轻鄙。

朱玄隶蹙眉。

与允准情谊投契，他自是深知允准对这名兄长怀有极深的歉疚，每回前来，这位皇长子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一直不甚明白，这么尊贵的身分，为何会沦落至偏苑独居的地步呢？

一直到后来，允准告诉他一段多年前的宫廷恩怨，他才明白，此人的孤傲是其来有自。

这位离群索居的皇长子，从不出现人前，也从不让人近身，遗世孤绝得几乎让人忘了他的存在，以为允准才是皇室长子。

该说谁欠了他呢？允准吗？他是占有了本该属于朱允尘的一切，但那也不是他的错啊！

他也想补偿，可是伤害已经造成，再谈什么也都于事无补了。

突然，一线灵光闪过脑海，想想自己的窘境，再看看眼前的朱允尘 真呆！他怎么到现

在才想到！

代允准将该他的一切还给他，了了多年恩怨，同时，也促成一段美好良缘，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朱允尘便如天边寒星，是那么的孤冷、沧桑，正好需要如秦云铮这般柔情似水的佳人来抚慰他凄寒的心，浪荡情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愈是刚强孤傲的男人，愈是敌不过女人的绕指柔情，而秦云铮的认命性格，也的确需要强势一点的作风方能攻陷心房……

如此想来，这“替死鬼”的人选，舍他其谁？

虽然说，这结果未必真能尽如人意，朱允尘的仇怨之心也很让人忧虑，若再将他仇视之人的“前妻”交给他，秦云铮的日子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好过，但不试试怎么知道？他顶多只能给秦云铮多一些祝福。

对啦，这样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给他可耻，再加上一点点的不负责任，但他毕竟不是月下老人，自己都自顾不暇了，哪还管得了这么多？反正那个温顺的女人铁定不会有意见，与她拜堂的人是他或朱允尘，对她根本没差别，她只知道服从。

“血缘，让你拥有了‘朱’这个姓氏。”打定主意后，他开始引入话题。

朱允尘冷笑。“姓朱很了不起吗？”

“未必，但却能给你很多方便。”

朱允尘一怔，首度正视这名话中带话的男子。“你到底想说什么？”

无端端地闯入，扰了他的平静，却始终未说明来意。

“你难道不想夺回属于你的东西？”

“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只想问你一句话，若娶了一个女人，就要回失去了二十多年的事物，你要，抑或不要？”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连考虑都不必。

但，这人又是谁，他凭什么开下这等承诺？

仿佛看穿他的思绪，朱玄隶淡淡一笑。“撇开身分及名衔不谈，你得唤我一声堂哥。”

那便是指

他冷下脸。“朱玄隶，你这是什么意思？”近来的风声，他多少有所耳闻，只是他不明白，这朱玄隶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会情愿将到手的极天富贵往外推？

“不要质疑我的用心，有些东西，不是名利能衡量的，有朝一日，你会明白这种感受。”

朱允尘飘然嗤笑。“就像朱允淮为了一个女人，情愿放弃处心积虑得来的地位？呵，愚蠢！”

“处心积虑的不是他！”朱玄隶不由得驳斥了句。

“有什么差别？那女人若是知道，她用心计较，到头来却仍是一场空，生了个没出息的儿子，恐怕她九泉之下都会吐血。”这就叫报应吧？不该他们的，强求又有何用？

“看来，你是真的很恨他们。”朱玄隶叹息了声。

“那又怎样？”

“属于你的，都还给你吧！这样，能否稍稍平息你的怨气了呢？”他真的希望，他能好好善待云铮。

朱允尘冷笑。二十年的愤懑，岂是这般轻易便能平息？

其实朱玄隶也明白，拘泥于皇位，未必是冀求权势富贵，也许是报复，他或许是为了出一口气，夺回他应得的，这些他都不管，他只看结果。

有句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宛如绝望的结合 真有可能吗？

这一刻，连他也不肯定了。

人选已定，下一个步骤，便是找皇上“讨价还价”。

谁知，不说还好，一提到“朱允尘”三个字，皇上立刻光火，怒焰烧上九重天，要不是他跑得快，准被烧得连骨头都不剩。

这是什么父子啊？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对父子彼此之间的仇视心会这么严重，要皇上答应由朱允尘代他，那他还不如一头撞死来得快些。

这下完了。

愁云惨雾顿时笼罩住他，情绪跌到十八层地狱，惨得乱七八糟。

一腔郁闷压在心头，脑海不由自主地浮现香漓的情影，想起她说会一直等著他。  
幸好，他还有她。  
沉沉吐了口气，他往外走去。

徐徐的晚风拂面，香漓立于亭中，黛眉添上几许愁思。  
“香漓、香漓！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萧铭诚连唤了两声，看著神情有些许恍惚的她。

“呃？”她回过神来，迷茫道。“你刚才说了什么？”

“香漓，你魂不守舍。”他明白指出。

“对不起，我有点心事。”她歉然道。

“是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她摇了下头。“很抱歉。”

“香漓，你变了。你以前有事，不会瞒我的。”

“人，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今非昔比，他又怎还能要求她如以往般，没有保留的对待他？

“但是 但是我对你 ”深吸了口气，毅然道：“我对你的感情，一直都没变啊！”

倒退了步，她满是震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当然知道！”他急切地上前，握住她的手表态。“以前是我对不起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她瞪大眼，惊叫：“你忘了你已娶妻了吗？你怎么可以还对我说这种话！”

“我知道。但我娶婉贞是迫不得已的，我心里头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前几天，我已经把我们的事告诉婉贞了，她说她不介意与你同侍一夫 ”

“你说这是什么话！”她没想到，原来他会是个三心二意的人，当初负她，如今又想再负自己的妻子。

“打消这个念头，萧铭诚！那是不可能的。”

“难道你还不肯原谅我？”

“这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而是不爱你，从妓 始就没有。其实，我有些庆幸你当初不要我，否则，我这辈子永远都没办法看清自己的感情。”

“你果然还在恨我，不然你不会说这些呕气话。”说什么“庆幸他的遗弃”，这怎么听都是赌气之语。

香漓摇摇头，苦笑。

她怎么从来未发现，他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一个人？

“不，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我和你之间没有结束，因为我们根本不曾开始。”曾有的相知相惜，不过是友谊罢了。

“别这样对我，我不能失去你呀！”他一迳的认定她在惩罚他，也一迳的乞求她的谅解。

既然不能失去她，那么当初又怎做得到狠心离弃？

这样的话，教她如何相信？

“我对你，真有这么重要？”

“当然！”萧铭诚以为她软了心，想都没想地点头。

“不惜一切？”

“是的。”他答得飞快。

“就算我告诉你，临威王爷对我亦有势在必得的决心，你也能够承担得罪他的后果？那下场，可能会让你一无所有。”

“你是说 你和 王爷？”是啊，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是的。”香漓盯视著他脸上的变化。“这样，你还敢要我吗？”

“我……”他迟疑了。

临威王爷权势如天，他就算有十条命都不敢惹他啊！

够了，光是见他胆小若此，便够她心寒了。

“你走吧！今天的话，我就当没听到。”

“香漓……”萧铭诚黯然低唤。他是真的爱她，可是比起爱情，有些事物却更重要。

香漓未再多言，默默地转身离去。

对他而言，她也许重要，但，却还不及名利的诱惑力——萧铭诚是，朱玄隶亦然。

这大概就是她宋香漓的悲哀吧！

当初，他是那么坚决地说，不会为名利而放弃她，可是如今呢？

她再怎么想，也料不到朱玄隶会受宠到这种地步，未来的一国之君哪！她还需要再问什么？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根本是意料中事，她何苦再去自取其辱。

老天真爱捉弄人，为何老是让她面对这种难堪的局面呢？

-----

香漓踩著失落的步伐回房，迎面便见朱玄隶面色不豫地端坐在她房中。

“玄……玄隶？”他现在不是应该忙著和未来的妻子培养感情、忙著当新郎官吗？怎么还有空到她这儿来？

当她傻吧！没真正见他迎娶别人，她就是没办法死心，苦苦地抱著渺小的最后一丝希望，日日痴候著他。

“你很意外？还是我来得不是时候？”他挑眉冷睇著她。

他从未用过这种口气跟她说话，她一时愣了下。

“你在说什么？”

“说什么？”说她不甘寂寞！他们才多久没见面？她就跑去和旧情人藕断丝连，她把他朱玄隶置于何地？这些日子来，他为她做的一切又算什么？

压下愠怒，他直视著她。“敢问宋大小姐，你刚才人在哪里？”

“我和铭诚在园子里聊天。”

“我再请问你，你们又聊了什么？”

“他……”这个就有点心虚了，但她不想骗他。“他向我示爱，要我……嫁他。”

“很好！”怒气一下子爆发开来，他重重拍桌，站起身来。“我信任你，所以什么事都不过问，给了你绝对的尊重与自由，但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三天两头就和他见面，现在就连‘旧情复燃’的把戏都出来了，宋香漓！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听我说，玄隶……”天哪，她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每回看他的反应，她都以为他不曾在意……

萧铭诚三天两头来找她也不是她愿意的啊！人家都来了，难不成要她拿扫帚赶人？

“你还想说什么？说你们旧情难断？好哇，那就去找他，你要真那么犯贱，记取不了教训，我没话说！”

“朱玄隶！你不要血口喷人！”一句犯贱，把她满腹的委屈也给挑了出来，她的音量不自觉的扬高。

“你是说我冤枉你了？”他逼近她，颀长的身子将她压向墙面。

“你先放开我。”

他充耳不闻，神色阴鸷。“说啊，说不出来了？”

咄咄逼人的口气，将香漓积压了许久的怨怒也一并逼了出来。“你凭什么这么质问我？你对我又何曾忠实过？你在外头有多少女人，我不曾过问一句，而我不过才一个萧铭诚，比起你的滥情，我算对得起你了！”

“你！”脸一沈，朱玄隶扣住她细致的下巴，狂烧的怒火随著手劲加紧。“你再说一次！”

她该死地敢承认她与萧铭诚之间有暧昧之情？

“我说我的事你管不著！”她忍著痛，硬是将话给逼出。

这些日子，她过著什么样的日子，他问过吗？他与太子妃的事一传出，她便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笑柄，与高贵的太子妃相比，她无疑显得寒伧而可笑，被嘲弄的人不是他，他当然不会明白那份难堪。

她的委屈，又能向谁说？而他呢？却只会向她兴师问罪！真正有愧于心的人是谁他会不清楚？

“好，很好！”他深吸了好几口气，发觉胸腔狂燃的赤焰依然无法平息，反而更加炙痛胸口。

在他为他们的未来努力的时候，她居然和旧情人暗通款曲？那他做的这一切又算什么？他

为谁辛苦为谁忙？

“原来我居然比不上一个小小的翰林学士？好极了，我朱玄隶和他卯上了，不整死他，我就不叫朱玄隶！”

香漓心头一惊，急叫：“你不能这么做！”

会对萧铭诚说那些话，纯粹是要他知难而退，其实她一直相信朱玄隶的为人，没想到一怒之下，他竟当了真……

她不要他变成这样，他一直都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不以权势压人，也不会因为一己之私而恣意妄为，她不希望他为了她而破坏自己的原则，更不愿看到萧铭诚因她而受连累。

她这惊急的模样对朱玄隶而言，无疑是火上加油。“一提到萧铭诚，你就晓得要紧张了？”

香漓直摇头，无心再解释什么。“放过他，这不关他的事。”

“你还有脸求我？宋香漓，你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的是谁？玄隶，你不要太过分，反正我什么也不是，你又何苦牵连无辜。”

“什么叫‘你什么也不是’？”他为她做的还不够多吗？这没心没肝的女人竟然敢这么说！

“你给过我一言半句的承诺吗？请问你，我该算什么？”宋香漓戚然反问。

“我……”他顿了顿，困难道：“我一直很重视你。”

她轻笑，笑得好苦涩。“重视又怎样？你能娶我吗？你能吗？能吗？”

“我……”他被问得哑口无言。

能吗？

在事情未解决前，他有资格说什么？又能给她什么承诺？

若皇叔坚持己见，难不成他要抗旨逃婚？累及满门的重罪，容不得他任性呀！

“你不能，对不对？”在朱玄隶无言的沉默中，她悲戚地代他作了回答。到底还是权势名利重要多了，她区区一介小女子算什么？谁会放在眼里？

“所以你就拿萧铭诚来报复我？”

他要真的这么想，那就太不了解她了，香漓不想再多说什么。

算默认，是吗？

朱玄隶咬牙死瞪着她。“宋香漓，你真的好下贱！”

“你……你说什么？”他语气中深浓的轻蔑，如一把利刃，无情地剜上心口。

“我说，我们完了！”重重甩开她，不再多看一眼，他狂奔而出。

“玄……”狠狠往后跌，撞碎了心，也撞出了泪。

我们完了……

一句话回荡耳际，字字椎心。

不论对香漓如何痛心失望，他仍没忘记自己该做的事。

强打起精神，他入宫向太后请安。

他这太后奶奶疼他入骨，几乎将他给宠上了天，如果能说服她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好办了。

“孙儿玄隶，给皇奶奶请安。”

“起来、起来。”一见到宝贝孙儿，心情就好得不得了。

她的孙儿、孙女其实不在少数，可就偏偏独宠玄隶，对他有著说不上来的喜爱，也许，是因为他那股子浪荡狂放的神采吧！带点心高气傲的放肆性格，太像已逝的太上皇，她唯一所爱的男人。

“隶儿呀，都快要当新郎官的人了，怎么还有空上皇奶奶这儿？”

“这就是孙儿想和皇奶奶商量的事。”他抿紧唇，阴郁道。

“怎么啦？这实在不太像个新郎官该有的表情哦！你呀，女人一个玩过一个，还不够啊！该收收心啦！”

“皇奶奶别取笑我了。”他一点地笑不出来。

“怎么啦？”眼前心事重重的男子，实在不像以往那个爱笑爱闹、无法无天的隶儿。

“过来皇奶奶这里坐，有什么事慢慢说。”

“好。”朱允隶挨近身侧，端起参茶。“皇奶奶喝茶。”

“好、好、好。”这隶儿就是这样，才会深得她心。

喝了口茶，她主动引出话题。“你也别献殷勤了，有事就说吧！”

“既然皇奶奶这么说，那我就直言喽！”双手搂上德懿太后的肩，他低低地道：“奶奶，人家不要娶太子妃。”

“怎么？天下女人还没玩够，不甘心啊？”

“才不是，我与云铮不适合。”

“胡闹，这是皇上的旨意，岂容你一句不合适便搪塞而过？”

“奶奶！我真的没办法和云铮共度一生，我们……唉呀，总之，她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就是了。”

“那照你这么说，你理想中的妻子又该是怎样？”

“要时而娇柔，时而纯真，俏丽明媚，率直中不失本性中的真诚，可以与我笑笑闹闹，尽情挥洒本性……”发现自己正不知不觉的形容著香漓的模样，他猝然止了口，痛苦地闭上眼。

“然后呢？”太后听得正入神呢！

他摇摇头。“总之，云铮不适合我。皇奶奶，您帮帮我好不好？我真的不能娶她。”

德懿太后惊异地揪著他。“我说隶儿，你该不会……有心上人了吧？”

神色一僵，他别开眼。“没有。”

“那你有什么理由拒婚？又凭什么斩钉截铁地说和云铮绝对合不来？你要没个好理由，咱家为何要跟著你胡闹？”这等于是变相的逼供。

“这不是胡闹，我……”挫败地长长一叹。“好吧，我承认，我心里是有个人，不管她如何让我失望，我都没办法背著她娶别人，这样成了吗？”他几近懊恼地低吼。

哇，没想到这风流花心的隶儿，也有这么至情至性的一面，真是欣慰呀！

“奶奶，您到底帮不帮我？”

德懿太后丢了记白眼过去。“你这小子真没耐性。说吧，要咱家怎么帮？”

“我已经找到代替我的绝佳人选了，这太子之位以及温婉佳人，朱允尘会比我更适合拥有。”

“朱允尘？你是说……”

“对，就是那个二十年来备受冷落的皇长子。”

“可是，他娘做出这么不名誉的事，也不晓得他……”

“奶奶！允尘是不是皇叔的亲骨肉，明眼人一看便知，您再怀疑，对他就太不公平了。他并没做错什么，不是吗？可是这些年来，他却受尽了屈辱，同样是您的孙儿，您不觉得亏欠他太多？皇叔呕气，您难道也跟著是非不分吗？”

德懿太后陷入沉思。

的确。允尘那孩子，她无意间曾见过一面，长得和允准很像，都俊得很，像极了皇上年轻时的样子，任谁都不会怀疑他们是骨血至亲。

“所以说，皇奶奶，我们是不是该补偿他所受的不平冤屈？皇叔那儿，您去说说好吗？”

“这……”她似乎被说动了。

“奶奶！”他轻摇了她一下。

“好了、好了，别摇了，咱家答应你就是了。”

“谢谢奶奶。”他轻吁了口气。

有皇奶奶承诺出面，他就放心了，皇叔一向敬重她，皇奶奶的话，他绝对不会不听，这么一来，事情便算是解决了。

事情进行得比想像中顺利，放下了心中大石，却没有想像中的雀跃，愈来愈深浓的悲涩，悄悄将心淹没。

那又怎样呢？他娶不娶云铮，已经没有人会在乎了。

一切……早已不再重要。

第十三次瞟向神情恍惚，宛如失了魂的香漓，奴儿再也看不下去，出言道：“去找他吧！”

“呃？”她幽幽回神。“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奴儿又叹了口气。“既然这么舍不得王爷，干什么要和人家呕气呢？”

她垂下头，黯然道：“我没和他呕气，是他先误会我，又不听我解释……算了，反正说不说也没差别，早晚都要分开，长痛不如短痛。”

“所以你就自己躲起来伤心个半死？”

“不然我还能怎样？他都打算娶别人了，我没脸再缠著他不放。”

拜托！奴儿拍额呻吟。“口里说得潇洒，心里头却放不下，有个鬼用？听我的话，小姐，别管他要娶谁，去找他把话说清楚，就算要分开，也别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你为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到头来还被误会是水性杨花的女人，那不是太冤了吗？最好把心里的话全告诉他，让他惭愧至死！”

“可是……他都说得那么决裂了，我还去找他，那不是太……”

“宋香漓！到底是面子重要，还是你的男人重要？”向来个性最温和的奴儿忍耐的程度已濒临顶点，开始用吼的了。

“我……”她一脸可怜相，吭都不敢吭一声。

“还不快去！”

“呃……喔，好！”被吼得呆呆的小女子，一时忘了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乖乖地听命行事。

待宋香漓走远，另一名男子跟著奴儿进入房内。

“我都不晓得我的女人口才这么好呢！”

“你……”奴儿目瞪口呆。“你怎么进来的？”

“翻墙喽！”男子说得漫不经心。

“要命！你不怕被当成贼呀！”奴儿心惊地低嚷。

“有你关心，死都值得啦！”好轻狂的回答。

“你胡说什么……”

秋风落叶飘满楼，秋心二字合成愁。

接下一片早落的黄叶，黯然情伤的心，就如这片随风飘零的落叶。

朱玄隶自嘲地摇摇头，想不到他学会了伤春悲秋。

从前，看允准为扑火的蛾震撼心怜，总嗤为无稽，笑他是位多情太子，如今他才明白，那种触景伤情的心灵悸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

原来，想著一个人，惦著一个人的滋味，是那么难熬。

香漓呵……

多想抛下尊严骄傲，再次将她搂回怀中，重温过往的旖旎心醉，但是……她心中有他吗？他真的无法忍受他的女人，心中永远占著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他要的，是一颗完完整整的心。

然而，她爱他吗？

不，她从来没说过……

在她心中，他到底算什么？

赐婚一事解决了，皇叔终于让步，由允尘接下太子之位，择日举行册封大典，并迎娶云铮为妻，也许另一场风波才要开始，但是他的风波，是正式落幕了。

只是，谁会在乎？

在他终于有资格大声告诉她，他爱她，她才是她想要的新娘的时候……他与她，却已结束。

他做的一切，变得不再有意义。

记得允准曾经送过他一句话：伤尽天下女人的心，当心哪天受到报应！

这，就是所谓的报应吗？罚他为某个女人苦恼伤神，失了魂，丢了心……

他终于明白，允准在说那句“无情，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当再也无法潇洒看红尘时，便注定是一世的情劫。

就如同允准对柳心棠。

如他……对香漓。

正凝思著，低低幽幽的嗓音传来

“玄隶……”

是幻觉吗？

他甩甩头，回了自己一记苦笑。

最近真是想她想得失魂了。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无妨，把话讲完我就走。”

幽幽怨怨的柔音持续著，他这才明白不是幻觉，回身瞪大眼看著门边的娉婷身影。

她不是正和萧铭诚难分难舍吗？怎会……

他以为，她早将他抛诸脑后。

他的沉默，让香漓误以为他不屑理她，低垂下头，咬牙忍住悲戚。

她已经打定主意要将心里的话全告诉他了，不论他再怎么冷眼以待，她都不会退缩，就算结局是要分开，也要将付出的深沉情感让他知晓，之后，她便能毫无遗憾地离开。

“我明白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事已至此，我也不再奢望什么，但是，玄隶，我不希望你误会，将我当成一个用情不专的轻浮女子，对铭诚，我没爱过，从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我的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人，你明白吗？”

“自从与你邂逅，很多事，都由不了我作主了，理智告诉我，你是个没有心的男人，千万不要靠近你，否则心一旦沦陷，痛苦的将会是自己。可是我无法控制我的心，明知道你可是可以同时爱很多女人的男人，我还是捉不住那颗想飞向你的心……”

不知不觉，泪雾悄悄弥漫，因为没有勇气抬头，所以也错过了朱玄隶大为震撼、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神情。

“一直到传出你和太子妃的事，我处在流言与嘲讽的痛苦深渊中，我知道，不该再自欺欺人了，你永远都不可能是我的。梦醒了，心碎了，因为太绝望，所以很多事，我已无意解释，任由著你误解我，但是玄隶——”她突然仰起头，好专注、好认真地说：“你必须清楚一点：我爱你！除了你，我不曾对谁爱得这般深刻，所以，我希望你过得好，如果选择了太子妃，真是你所冀求的，我祝福你。”

说完最后一句话，她匆匆转身，怕他见著她眼底脆弱的泪，更怕在他身边多停留一刻，她会眷恋得再也舍不得走。

“宋香漓，你给我站住！”朱玄隶沉声一喝。这女人什么意思？莫名其妙跑来对他讲一串话，在他心湖激起惊涛骇浪后就想走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还留下做什么？”她说得很哀怨。

“你以为，听完你那些话之后，我还会让你走？”若不是背对著他，她定会发现，他眼中正盈满醉人的柔情。

“你都要迎娶太子妃了……”

“你先过来再说。”他低声诱哄。

“可是……”

“先过来嘛！”

“有什么事在这里说也一样。”她怕太靠近他，沈沦的心会万劫不复。

“你不过来，我要过去抓人了哦！到时可就没那么轻易放过你了。”

“你——你想怎样？”

“剥光你的衣服，然后——”

“好了、好了，我过去。”不敢再听下去，她急急走向他，因为太明白他言出必行的个性，她要不照做，他可能真的会……

啧，这小女人太不给面子了吧？他的“技术”有这么差劲？不然她怎么这么怕他剥她衣服？

带著受了伤的男性自尊，他一把将她抓进怀中，略含惩罚意味地吻上她的唇。

就不信迷惑不了她！定要叫她意乱情迷，主动巴著他不可！

“唔……玄隶……”忘了该抗拒，香漓明眸半敛，忘情地搂住他，任他狂野却不失柔情的吻，尽情怜爱著她

一等她浑身娇软地偎在他怀中，他这才稍稍松开她。

“你这小笨蛋，就这么急著离开我啊？多坚持一下会死吗？”前头说得可歌可泣，害他乱感动一把，结果呢？没三两下就将他当成不值钱的破铜烂铁，迫不及待地丢给别的女人，还“祝福”他咧！他会吐血。

“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

“再搬出太子妃试看看！”他瞪了她一眼。“你给我听清楚，我这辈子决定缠你到死，你休想摆脱我。至于太子妃的事，我已经解决了，你只要安心等著当我的新娘就成了。”

“你……你是说……”香漓一下子愣住了。

“对，就是你想的那样。我，朱玄隶，为了一个把我视作一文不值的杂物到处乱丢的小笨蛋，忙得灰头土脸，搞得两面不是人，你说，你怎么补偿我？”

“玄……玄隶……”他居然真的视名利如粪土，坚持对她不离不弃……

错愕过后，她感动得投入他怀中，搂住他的颈项又哭又笑。

“轻点、轻点，我快喘不过气了。”嘖，想谋杀亲夫啊？

“你怎么不早说！赔我眼泪来。”他这个薄情寡义的家伙，竟害她伤心得半死。

“我现在不是说了吗？爱哭鬼。”浪漫不了多久，两人又杠上了。

“你这王八蛋！整我啊！”

“喂，是你自己爱哭唉，关我什么事？”

“天杀的！这种没良心的话你也说得出口？”

“好哇，都还没娶进门，你就口出恶言，不怕本王爷毁婚？”

“去，祖奶奶我不稀罕！”说完，她甩头便想走。

才刚跨出一步，朱玄隶便出其不意地探手一扯，她整个人猛然撞回他怀中。“唉呀 扁了啦！”

她指的是鼻子，偏偏某人硬要胡思乱想，状似不经意的朝她的胸部瞄上一眼。“没关系，我已经很习惯了。”

此语惹得宋大姑娘脸红脖子粗。“朱玄隶，你什么意思？”

“不服气吗？咱们眼见为凭。”魔掌准确无误地探上酥胸，不安分地揉捏起来。

香漓轻喘一声。“你干什么啦！”

“不够明显吗？”大手沿著玉腿往上溜，在女性的阴柔地带逗弄著。“这样够清楚了吧？”

“你休想！我们话还没谈完。”

拜托，在这种时刻，还有什么话好谈的？

“你 事情到底怎么解决的？”她费力集中精神。

“改天告诉你。”他一把抱起她，将她往床上压。“谁管得了这么多。我现在只知道再不要了你，我就要发狂了。”

“你 你这大色鬼！”香漓瞬间面红耳赤。

“随便，色鬼就色鬼。你不再乖乖把腿张开，我会死掉。”她难道不知道要男人禁欲，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不人道吗？

“死相！”她羞涩地经斥，但仍是温顺地迎合他，收纳他灼热的情潮。

芙蓉帐内，展开动人心魄的云雨情缠。

对她，他永远有著深沉的渴望，而他也确信，这样的渴望会永无止尽的延续下去，没有休止的一天。

她，是他打算用一生去珍爱的女子。

然而，他并不急著告诉她，因为，他有的是一辈子的时间疼她、怜她、宠她，她将会明白

他，早已深深爱著她。

注：

- 欲得知朱允允与柳心棠的爱情故事请看花蝶系列第318号醉红颜之一《掏心》。
- 敬请期待朱允允与秦云铮的爱情故事醉红颜之三《怜秋》。

-----

大家好，新年快乐！（这个“晚年”拜得还其是名副其实的“晚”！）

呵、呵，别介意，心意到了就好。

唉，话说雨晴这回的春节呀，过得还真是惨兮兮。别误会，绝对不是赌博输了个精光，相反的，每年都是常胜军，咱们家的“神枪手”及“枪嫂”轮流抢著放枪，哪轮得到我啊！一不小心，就给它赢钱赢得很不好意思。（会不会有点太嚣张了？）

不过呢，乐极往往会生悲，赌桌上当了两天的东方不败，直到初二那天，脑袋瓜开始作怪了，不过，我一直没当一回事，因为向来就有偏头痛的毛病，平日又是标准的夜猫族，这两日难得当个早起的乖宝宝，生理时钟一乱就会出问题。

可是到了傍晚，我渐渐不这么乐观了，头愈来愈痛，连晚餐都没吃。到了九点多 完了，开始吐得昏天暗地（那时天地本来就是暗的。）最后，就给它糟了一个大糕：浑身虚软地上旗山医院打针吊点滴。

根据医生的说法是，肠胃出了点问题。

好啦，追根究底，想了又想，终于给我想出个头绪来了。我猜，应该是这两天，打牌的人打牌，闲闲没事的小朋友就在旁边插花瞎闹，把一些有的没的水果零食往我嘴里塞，那你们知道，等牌的人一定是全神贯注嘛，不管小家伙塞了什么死人骨头到我嘴里都照单全收了。

记忆中，三、四岁的小表弟玩得一手脏兮兮，还将葡萄乾住我嘴里送，这可想而知……

不过，我真的很怀疑耶！他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那才一岁多的小表妹呀，为什么人家没事，我就……

难道我抵抗力差到上一岁多一点点的小表妹都比不过？不至于吧？想想前几年，我的健保卡都是干干净净地来，再干干净净地缴回去耶，这种人抵抗力会丢脸的输给一名小娃儿？

唉、唉、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反上我现在是病猫一只。

同时，也奉劝各位可爱的小读者，过年虽开心，但还是要保重身体，多少有点节制还是好的，以免发胖无所谓，弄得医院门庭若市就不好玩了。

在此，我真心的感谢表妹金玉。那大，母亲不在我身边，照顾我的人，是她。当我点滴打到一半，由半梦半醒中睁开眼，见著她始终站在我身旁，不曾离开一步，心中真的有股说不出的感动。

后来，我要她找个地方坐下（因为病床旁没有椅子，不舍得她站得脚酸），她笑笑地回绝了，直说没关系。我想，是因为我一直吐个不停，她不放心走开吧！

当时，我身体虚得没力气多说什么，可是现在，我突外好想说：金玉，谢谢你！

接著，我家宝贝蛋也感冒了，所以我们初三便回家去了。

别以为事情这样就结束了。在我身体才稍稍好转一些时，居外又莫名其妙地感冒了，那一段时间正好是赶稿期，本来答应雅惠过年前交稿的，可是因为一大堆因素，便往后顺延。

这下好了，生了病，心中却记著雅惠的叮咛，千交代、万交代要我早点交稿，我还记得，她当时是这么说的：“那是因为是你楼大小姐耶！否则你以为每个人都有资格被催稿啊？”

敢情我还得叩首谢恩，感激皇恩浩荡？

什么？是啊？

那好吧！叩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所以咧，这下场便是一颗脑袋昏昏沉沉，却还要努力集中精神赶进度……记不记得女主角火辣激情那一段？那就是我在发烧三十九度的时候写的（谁骂我“发骚”？其是欠扁！）。

这场病拖了很久，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烧退了，身体也稍稍好转，却又开始喉咙痛、整天直咳嗽，夜里几乎是在咳嗽声中度过，吃不下，睡不好的，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其不晓得这是不是算二度感冒？

反正，这阵子我跑医院像在走自家厨房，一向“洁身自爱”的健保卡变得多彩多姿起来，最近眼睛又开始怪怪的，阵阵刺痛袭来……天哪，不会吧？我真的、真的不希望健保卡再盖上眼科诊所的章了……

整体来说，这本《挽香》等于是在我体弱气虚时完成，整个精神状况几乎糟到十八层地狱去，直到现在，元宵节当日，《挽香》完稿了，我边写后记，也还一直不停地在咳 唉，等会儿又要去看医生了。

所以说，如果各位对这本书不满意，请海涵；如果喜欢得不得了，那么，别忘了多感动一下，这是我写作三年以来，写得最痛苦的一次。

当然，也包括你，雅惠。我是在约定期限之前乖乖交稿了，知道你很“哈”朱玄隶，没太破坏他的形象，也不忍心让你催稿，这些日子以来，我那股不分日夜的赶稿劲儿，看得我老妈都很心疼呢！多少感动一下吧！

再来，有点杂事交代一下。

上回在《忘忧情醉》中，随笔提上一句寄感言，送小说的想法，没想到你们会这么热情地参与，如果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收到书，别紧张，那是正常的，因为我都还没寄。

不要急嘛，你们也知道人家赶稿都没时间了，哪有闲工夫处理这些事？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其实，你们来信所写的感言，未必要写得多人，我想抓的，只是那一份感动，那一份共鸣，就算是批评，只要中肯，雨晴还是感谢你的用心，至少你们曾认真看过我的书，知晓其中利弊。

就像尘枫小读者说，她对唐逸农对语嫣讲的那段话：嫣儿，我将心给了你，你要好好捧著、小心护著，千万别摔疼了它，知道吗。有著很深的感动，她觉得，那是整本书的灵魂，也看出了作者的用心。

是的，虽然这段话用有点哄孩子的笔法在写，但是写到这里时，我确切地为它而动容。

其实还有一点，我没有很明白地点出，想等读者们来举一反三，但是到现在都没人发现，我便直说了吧。

小时候，唐逸农不是送了毛毛虫给语嫣吗？他在等毛毛虫变成蝴蝶时，捕捉她灿亮的笑颜。

其实，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何尝不是正如毛毛虫的蜕变？语嫣曾因它不起眼的表象而看不清蕴藏于内在的美丽，直到它破茧而出，在天际舞出耀眼璀璨的光辉，她才恍然明白，她所拥有的，是何等珍贵的瑰宝。

这回的来信，绝大部分提的都是《忘忧情醉》，我真的没料到它会这般深受各位喜爱，若有其他较为值得一提的，咱们下回再慢慢聊吧！

噢，对了，淑芬，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寄来的宜兰名产我也收到了，幸好，出版社转信速度快，尚未过期，如今，鸭肉扁已经进了我每一位家人的肚子，而牛舌饼……呜，可怜的雨晴只抢到两块碎屑。

真讨厌，刚好喉咙痛得半死，东西都吃不下，只好便宜了我那个饿死鬼投胎的宝贝蛋弟弟了。

还有哦，你辍原G本七天半完成、悲到最高点的书……哈、哈！听到我坏心的笑声了没有？我要是不告诉你，你找得到才怪咧，因为

佛曰：不可说。

慢慢找吧，记得小脑袋要转个弯，狡兔通常有三窟，这样了了吧？

什么？不了？唉，朽木不可雕，本人也爱莫能助了，自己保重吧！

如果没意外，下回应是朱允尘和秦云铮爱恨交织的恼人情事。就这样了，拜！

想要写信给我的话，请寄高雄邮政第34 45号信箱。（之前刊出的信箱是错误的，这回才是正确的，别寄错了哦！）

-----